

關里文獻考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二

藝文第十二之一

粵自班史志藝文後之作志乘者競取則焉顧或博採遐搜矜尙華富辭不衷於體要甚無謂也闕里爲六藝之宗天下之大文備焉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而小言詹詹弗典弗則詎足以紀盛德美形容乎我

朝

列聖相承崇儒重道文謨丕顯德音孔昭彪炳日星亶乎尙矣下自漢唐以降迄乎今茲代有表章閒多述作刪繁削穢掇拾於篇亦可以備考据之大凡徵斯文之彬彬矣首

聖製重

宸章也次碑記次序跋次論辨次頌贊次祭文而以辭賦詩歌終焉至制詔章疏文以事著已散見於諸考中茲不更列云

聖製

聖祖御製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道原於天弘之者聖自庖羲氏觀圖

畫象闡乾坤之秘堯舜理析危微厥中允執禹親受其傳湯與文武周公遞承其統靡不奉若天道建極綏猷奠乎尙矣孔子生周之季韋布以老非若伏羲堯舜之聖焉而帝禹湯文武之聖焉而王周公之聖焉而相也歸然以師道作則與及門賢哲紹明絕業教思所及陶成萬世是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惟孔子繼續而光大之矣閒嘗誦習詩書之所刪述大易之所演繫春秋之所筆削禮樂之所修明本末一貫根柢萬有始與覆載合其德日月並其明四時寒暑協其序焉故曰仲尼之道一天道也朕敬法至聖景仰宮牆嚮往之誠弗釋寤寐歲甲子十有一月時邁東魯躬詣曲阜展修祀事復謁聖墓循撫松栢儀型在望僂乎至德之親人也朕忝作君啓牖下民深惟夫子師道所建百王治理備焉舍是而圖邳隆曷所依據哉

因勒文於石彰朕尊崇聖教以承天治民之意系以辭曰遐哉三五維辟之式於皇尼山師道允植天畀木鐸覺彼羣生百行以正六籍以明賢邁唐虞聖則河洛綏和動來文博禮約鳳衰雖歎麟德感祥學昌洙泗統歸素王炎漢崇儒少牢用享厥後賢君高山是仰予懷至聖泣彼東方音微云邈道德彌光鬱鬱坐林莪我祠殿企慕安窮奠牆如見泰岱匪高東海匪深敬仰懿軌終古式欽

御製重修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大道昭垂堯舜啓中天之聖禹湯文

武紹危微精一之傳治功以成道法斯著至孔子雖不得位而贊修刪定闡精義於六經祖述憲章會眾理於一貫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正人心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燦然丕著於宇宙與天地無終極焉誠哉先賢所稱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往歲甲子朕巡省東方躬詣闕里登聖人之堂祇將祀事睹其車服禮器金石絃歌蓋徘徊久之不能去焉顧聖廟多歷年所丹雘改色榱桷漸圯用是

惄然於心特發內帑專官往董其役鳩工庀材重加葺治經始於辛未之夏事竣於壬申之秋廟貌一新觀瞻以肅蓋深惟孔子之道垂範今古朕願學之志時切於懷每考天人性道之原修齊治平之要思以遠紹前緒牖迪生民凡所以尊崇褒顯者靡不隆禮竭誠以將景行仰止之意而況廟庭之地尤爲聖人神明所憑依者哉今者登堂而陳俎豆入室而習禮儀營構旣堅采章彌煥庶幾於朕心深有慰焉用是特遣皇子允祉敬展禋祀以告落成凡我臣民瞻仰宮牆倍增嚴翼尙益思敦崇德義砥礪倫常以不負朕尊師重道之意豈不休歟因勒貞石系以辭曰麟書啓瑞素王挺生上律下襲玉振金聲範圍百代陶甄萬類道備中和德參天地立型垂訓師道昭宣象懸七曜海納百川曩巡東魯臨河登岱峩峩尼山羹牆斯在虔恭展謁至德是欽宗風溥博教澤闔深洙泗之陽殿寢翼翼上棟下宇神靈安宅冬官特飭締造維新宏規大啓肅奉明禋聖人之居永以觀

德千載傳心四方式則

御製幸魯盛典序

朕惟自古帝王聲教翔洽風俗茂美莫不由於崇

儒重道典學右文用能發詩書之潤澤宣道德之閭奧推厥淵源皆
本洙泗以故追崇之典歷代相仍或躬詣闕里修謁奠之儀潔志肅
容盡誠備物其間禮數隨世損益至於希風服教百代式異世同
揆莫之或二猗歟盛矣朕臨御以來垂三十載溯危微之統緒念生
安之聖哲恆慮涼薄未克祇承用是夙夜亶心孜孜不倦惟我至聖
先師孔子配天地參陰陽模範百王師表萬禩朕每研搜至道涵泳
六經覺憲章祖述刪定贊修之功日星揭而江河流私心嚮往竊有
願學之志焉乃者東巡踰泰岱涉泗沂遂過闕里親行釋奠得瞻廟
貌仰聖容以爲德盛功隆欽崇宜極凡厥典禮有加前代又親製文
辭手寫以樹之貞石務用導揚至教風示來茲夫緬懷曩哲繼躅前
賢猶思睹其物采接其居處况先師遺風餘烈久而彌新重以朕之

寤寐羹牆儼乎如見及過杏壇相圃之間山川儼然椅棹如故彷彿金石絃誦之聲聞於千載而上流連往復不能自己也衍聖公孔毓圻上疏陳謝且以禮儀隆重非直一家榮遇請修幸魯盛典一書朕既可其奏久之書成復請敘言以冠其端朕萬幾餘晷敦勉弗遑實欲默契先師尊聞行知於以阜物誠民風同道一庶幾躋世運於唐虞登治術於三古是書也豈徒使天下後世知朕於先師欽慕無已如此且愈以見聖人之道覆幬羣倫苞毓萬象卽凡車服禮器之遺皆足令人感發而興起也故賜之序

御製孔子贊并序 蓋自三才建而天地不居其功一中傳而聖人代宣其蘊有行道之聖得位以綏猷有明道之聖立言以垂憲此正學所以常明人心所以不泯也粵稽往緒仰邇前徽堯舜禹湯文武達而在上兼君師之寄行道之聖人也孔子不得位窮而在下秉刪述之權明道之聖人也行道者勲業炳於一朝明道者教思周於百世

堯舜文武之後不有孔子則學術紛淆仁義湮塞斯道之失傳也久矣後之人而欲探二帝三王之心法以爲治國平天下之準其奚所取衷焉然則孔子之爲萬古一人也審矣朕巡省東國謁祀闕里景企滋深敬摘筆而爲之贊曰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舍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綴獻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旣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日月無踰堯牆可晤孔子之道惟中與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勛哉令圖溯源洙泗景躅唐虞載歷庭除式觀禮器摘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爲歸百世而下以聖爲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爲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高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

御製顏子贊

聖道蚤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善服膺萬

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法兼備用行舍藏王佐之器

御製曾子贊

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德新民止

善爲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行所基纂承統緒修明訓辭

御製子思子贊

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

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愼獨成德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垠

御製孟子贊

哲人既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善獨闢知

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垂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配

御製古檜賦并序

孔子手植檜在杏壇之側金貞祐開無復存矣元

至元三十年再出故處明弘治閒又燬於火今所遺者不枯不榮屹
立霜露而秀色獨異撫摩久之乃作賦曰維槎枒之靈質實鈞化之
所鍾標扶輿之奇特峙先聖之故宮涵元氣以不朽與至道而俱崇
爾其黛幹蒼蒼孤柯濯濯鶴骨初扶霜鱗未作儼出軋以方舒類鴻
荒之忽鑿謝縹采於春華完淳風於太樸天矯拂勃星臨露滴枝無
取於樛樛葉全稀於擻擻夕飈度兮弗驚朝旭烘兮如滌伊閒氣之
潛滋惟神爽之咸集徘徊延卻宛轉斷連蟠屈兮若佾羽之在列聳
削兮若箕虞之待懸則有築以崇封沃以膏壤方以周闌角以文磔
足縮心獻目給神實羅煙奪翠松籟失響於是楷因之而擢穎耆感
之而抽莖爭葳蕤於絃誦之里齊扶疎於禮樂之庭朝菌慚兮一旦
大椿讓兮千齡上泝真宰之功遠契無爲之代均雲行兮雨施等乾
始兮坤載疇則出混茫之中而居耳目之外與三才以竝植綿歷禩
其長在亦有扶桑海表若木山巔東瀛西極揭日摩天迹雖誇於神

異植非出於文宣宜瞠乎其後矣邈無得而稱焉

御製過闕里詩 轡輅來東魯先登夫子堂兩楹陳俎豆數仞見宮牆

道統唐虞接儒風洙泗長入門撫松柏瞻拜肅冠裳

御製闕里古檜詩 榦聳朱甍外根蟠碧殿阿奇文成左紐元氣挺孤

柯瑞與龜龍並傳來歲月多徘徊看手澤不共劫灰磨

御製闕里重修思欲一往以天氣日暑急奉

慈輿北歸未得瞻視紀詩八韻 廣殿丹青煥飛甍黼藻新思排仙馭

往卻奉

翠輿辰仰慕尼山側興懷泗水濱存心惟志道勉力事依仁望斗知非

遠升堂念每悖庶松應蠶長階檜益苔皴過魯時逢夏歸帆罷問津

迢迢曲阜路沿沂幾勞神

世宗御製重修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

上帝垂祐蒸民篤生至聖先師孔子以仁義道德啓迪萬世之人心而

三綱以正五倫以明後之繼天御宇兼君師之任者有所則倣以敷政立教企及乎唐虞三代之隆大矣哉聖人之道其爲福於羣黎也甚溥而爲益於帝王也更宏宜乎尊崇之典與天地同其悠久也曲阜廟庭爲孔子里宅毓聖鍾靈之地神爽式憑明禋祗肅廟貌崇閎由周而來久且加盛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德符元化悟徹性天自義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集成於孔子者一一體於身心宣爲政治聖統在上應運而承康熙甲子東巡狩

臨幸闕里謁奠廟林殷禮隆儀漢唐莫及朕恭膺丕緒志切羹牆卽位之初加封先師五代王爵詣雍釋菜題額歌詩佩德報功之願夙夜罔釋於懷雍正二年闕里聖廟不戒於火有司奏告朕悚惕靡寧詣廟致祭旋發帑興修命大臣專董厥役殿廡規模悉准宮闕製器備物亦令繪圖呈式裁酌協宜數年來諄諭執事臣寮經營周至纖毫

無憾始愜朕衷七年冬有司具奏大成殿上梁前二日慶雲見於曲阜合詞稱瑞朕以天人感應理固不爽而誠敬微忱詎能邀

上帝先師之垂鑑用是祇將祀事倍增試額俾普天率土被聖人之德化者同心感慶庶足以廣教澤而答嘉庥而撫躬警勉恆朝夕凜凜焉朕嘗謂帝王之尊聖尊其道也尊其道貴行其道居行道之位而能擴充光大達之政令修齊治平得其要紀綱法度合其宜禮樂文章備其盛舉凡聖道之未行於當時者悉行於後世雖去聖久遠而心源相接不啻親授於一堂之上默證於千載之前如是而欽崇褒顯悉由於中心之誠服而治化日盛聖道斯尊且夫聖人之道一天道也天以牖民之責屬之聖人刪定贊修代天宣教彝倫惇敘禮法彰明後之帝王奉其道以治世師承罔斁資益良多然則尊天尊聖理原合一今茲之崇禮至聖正所以欽若

昊天而於修建廟庭之重典有不至誠至敬者哉朕勤求上理宵旰孜

我冀以仰述

皇考之鴻謨丕揚先師之厚澤爰敬推

上天篤生聖人與聖人承天立教垂憲奕世之意勒文碑石以昭示臣民於無極而系以辭曰

天心覺世聖治承天治法道法聖聖相傳三五之隆以道致治峻德弘昭豐功遠被聞知續統至聖挺生中天復旦文教昌明經緯三才陶鎔萬象體具中和功侔參兩表揚六籍程式五常如會滄海若揭秋陽惟我

皇考聰明睿知苞蘊圖書匯宗洙泗德與聖合禮爲道崇升堂容肅過里恩隆緒纘朕躬勤圖紹述至訓煌煌箴銘宥密維皇建極惟聖時中古今雖邈心理攸同作帝王師與天地配開闢一人神靈如在奕奕新廟輝映尼陽金絲在御車服盈堂煥乎天文五雲示慶錫祐者天承庥者聖敢云瑞應鑑厥微誠普祈共貺永福編氓文治光華日星

晶麗木鐸揚聲垂億萬世

御製論語論

朕惟孔子以天縱之至德集羣聖之大成堯舜禹湯文武相傳之道具於經籍者賴孔子纂述修明之而魯論一書尤切於人生日用之實使萬世之倫紀以明萬世之名分以辨萬世之人心以正風俗以端若無孔子之教則人將忽於天秩天敘之經昧於民彝物則之理勢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長以賤妨貴尊卑倒置上下無等干名犯分越禮悖義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其爲世道人心之害可勝言哉惟有孔子之教而人道之大經彝倫之至理昭然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歷世愈久其道彌彰統智愚賢不肖之儔無有能越其範圍者綱維旣立而人無踰閑蕩檢之事在君上尤受其益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禮運曰禮達而分定使非孔子立教垂訓則上下何以辨禮制何以達此孔子所以治萬世之天下而爲生民以來所未有也使爲君者不知

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極於上而表正萬邦乎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
倫紀辨名分正人心端風俗亦知倫紀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風
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尤在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見孔子之
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

御製祭文廟詩

扶植綱常百代陳天將夫子覺斯民帝王師法成隆

治兆庶遵由臻至淳道統常垂今與古文明共仰聖而神功能迺自
生民後地闢天開第一人

今上御製闕里孔子廟碑

朕惟至聖先師孔子天縱聖仁躬備至德

修明六籍垂訓萬世自古聖帝明王繼天立極覺世牖民道法之精
蘊至孔子而集其大成後之爲治者有以知三綱之所由以立五典
之所由以敘八政之所由以措九經之所由以舉五禮六樂之所由
以昭宣布列於天地之間遵而循之以仰溯乎古昔雖堯舜禹湯文
武之盛弗可及已而治法賴以常存人道賴以不泯詎不由聖人之

教哉往代表章尊禮隆重亦越我朝備極其盛當

皇祖聖祖仁皇帝甲子之歲東巡闕里躬謁殿庭盛典禘皇垂於冊府
皇考世宗憲皇帝追晉王封鼎新廟貌崇敬誠切瑞應章顯實由心源
孚契先後同揆惟

聖人能知聖人所由躋海宇於蕩平仁壽之域也朕自養德書齋服膺
聖教高山景行之慕寤寐弗釋於懷嗣統以來仰荷

天庥海宇乂安用舉時巡之典道畿甸歷齊魯登天子廟堂躬親盥獻
瞻仰辟儀展敬林墓徘徊杏壇循撫古檜穆然想見盛德之形容愾
乎若接夫聞聖人之風誦其詩讀其書皆足以觀感興起况親陟降
其庭觀車服禮器得見宗廟百官之美富有不益增其嚮慕俛焉而
弗能自己者歟朕撫臨方夏惟日兢兢期與斯世臣民率由至道敷
教澤於無疆顧德弗類於衷歉焉恭繹

兩朝碑刻之文益以知道德政治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慕聖人之德而

不克見之躬行者非切慕也習聖人之教而不克施之實政者非善學也法

祖尊師固無二道用勒石中唐志鑽仰服習之有素思以繼述

前微酬願學之初志云敬系以辭曰皇矣至聖代天覺民天何言哉聖人是申立人之極曰義與仁建治之統曰明與新聖謨洋洋祖述憲章配天廣運應地無疆四時遞嬗日月貞明濯以江漢暴以秋陽決泱東海巖巖岱宗於穆聖德疇與絜崇巍乎聖功疇與比隆循之則治彌暢皇風仰稽令辟展敬尊師過魯祀牢炎祚開基宮牆翼翼魯壁金絲蒼檜鬱鬱殷楹鼎彝

皇祖

皇考聖智達天探脈道要乎契心源豐碑虬護巨榜鸞鵠上繼三五一中允傳顧惟寡昧仰紹先型時邁自東祇謁廟庭洋洋盈耳玉振金聲若弗克見時殫予誠見聖匪艱由聖則難弗克由聖孰圖治安亦

既涖止觀止是歎摘辭表志乾隆戊辰

御製平定金川紀功碑 乾隆十三年冬十一月經略大學士忠勇公

傅恆奉

命出征金川逆酋明年春二月凱旋夏四月樹碑大學井

頒勒闕里孔子廟及天下學宮

御製碑文曰

天畀我皇清握乾符俯坤軸函括萬邦悉主悉臣

五后繼承創守佑啓亦惟是二三蓋臣布德宣力予曰有先後予曰有禦侮用造我不丕基罔有蘖芽罔不煦嫗長養游於大當粵有金川莎羅奔者居西蜀桃關以外界綽斯甲小金川之閒向曾從征得受符檄與諸土司齒顧恃其險遠夜郎自大構釁鄰番各土司申訴封疆吏吏曰蔓之不圖豈其視爲甌脫乃請兵籌餉期掃其穴而司其事者或怯縮以老師或僞狡以蓄志軍無適從事用弗集予心憫然

念遠徼之不寧或致增防置戍重勞吾民大學士忠勇公傅恆義同
休戚毅然請肩斯任乃命以經略印益厚集諸路軍芻粟相繼閭閻
不驚卜吉於戊辰十一月之三日禡牙以指所征朕親御武帳賜經
略酒以行天氣和昶陽氣宣復都人士聽睹聳躍罔不忭喜謂露布
之旦暮至也乃歷燕晉驅秦隴越劔關絕川江凌桃關之巖經天射
之峻又日討軍實而教訓拊循之均其渴飲飢食同其曉行夜眠至
於密贊機務親草奏章則又經略獨勤其勞而諸武臣有所不知有
弗能共者恩威旣明士用益勵度番落如戶庭過部伍於衽席奸酋
授首軍聲大震復以巨礮擊其礮堅礮以摧將俟諸軍之集搗其中
堅而番首駭瞿駭喙稽首請降經略臣以彼罪重惡極窮而乞生久
或淪且借焉慮不允所請朕惟

天地之德在好生彼蟻潰而鼠駭者毋寧赦而宥之且求降而盡殲之
不可謂武矧不足以污我斧也於是經略宣朕明旨登壇受降己已

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是役也采入數千里奏凱未七旬而振旅之師多有返自中途未究其用者昔之成功巴蜀如建武之定公孫江陵之降李勢皆在版圖之內無足比數廷臣舉

皇祖朔漠

皇考青海成例請勒碑成均以示來許夫秉丹誠而運籌決勝永靖荒徼者經略大學士之力也商可否於帷幄衝石矢於行陣者參贊大臣及諸將士力也朕何有焉惟是體

乾元之德凜佳兵之戒保大定功安民和眾庶幾可以垂則乎乃系之以辭曰惟

天生人類聚羣分凡茲林林孰非我民有羈而縻有誨而諄豈伊異視遠近殊倫守在四夷稽古名言無己用之寓義於仁蠢彼金夷恃其險阻蠶食猳張謂莫我拒不靖不庭侵茲鄰聚駭奔叫呶以干大咎匪棘匪紆猳狁之故我張我伐猳狁之故我師旣集賊亦相持匪敢

相持懼誅自支兩易寒暑敕功稍稽賊益以狂怒臂當車罪臣旣誅
以徇我師朕咨於恆汝往視之朕咨於恆惟汝同德惟我庶士亦久
於役將茲旗兵羽林神策其勇熊羆其心金石何敵不摧何攻不克
濟以汝忠奏捷頃刻恆拜稽首臣敢弗獲旣禡旣宜師出於京師出
於京時惟一陽未逾五旬乃壓其疆前旌獵獵有節煌煌羣番迎驚
謂自天降惟彼攸恃曰良爾吉以偵以謀如鬼如蜮其恃爰誅其類
股慄紀律是明戎兵是詰鑄礮攻硯其守以失惟是懼誅潛弗敢出
其潛弗出乃旦夕延將齊我軍披其中堅大鞬大膊期自之前彼乃
窮蹙乞降悚虔惟命是從六事永遵除道築壇肉袒羊牽赴赴鍾琪
乃度之愬聿抵賊巢開誠以諭攜其二酋軍門親赴悔罪歸誠車塵
馬足順斯撫之昭我王度昔也雷霆今也雨露七縱諸葛單騎汾陽
曰我相臣於前有光晉爵錫服黼黻龍章速歸黃閣左右贊襄休養
生息惠鮮蜀邦我武旣揚無疆惟慶

御製闕里盛典序 自京師以至郡邑薄海內外莫不廟祀孔子而曲阜闕里爲聖人之居靈爽之所式憑崇德報功於斯爲鉅歷代以來罔不祇肅洪惟我

聖祖仁皇帝親謁廟堂有幸魯盛典一書至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重道尊師弗懈益虔雍正二年闕里廟殿不戒於火命官營治悉復其舊宏敞有加焉屋用黃瓦圭瓚俎豆尊罍之屬頒自上方

親灑宸翰懸諸大成殿門堂哉皇哉不可殫述精誠孚格爰有慶雲見曲阜之祥凡閱七載廟工落成諸臣請勒成闕里盛典一書垂之久遠乾隆三年是書告竣蓋自漢唐而後紀載所傳未有若斯之隆也朕恭承丕緒景行先師寤寐羹牆紹休前烈深惟聖帝明王莫不講明先王之法行聖賢之道爲萬世計至深且遠董子曰天不變道亦不變夫聖人之道如日星行而江河流則聖人之居與乾坤同其永

久者皆教澤之垂於無窮也然非有王者作先後同揆則尊崇之典或缺焉而不備備矣而未極其盛惟我

皇考接洙泗之心源觀人文以化成天下明王道重儒術以聖契聖是以盡志盡物煥乎其文巍巍煌煌至於此極披覽是編如登聖人之堂觀車服禮器之輝煌見宗廟百官之美富聆金聲玉振之始終條理有不穆然而遐思肅然而起敬者哉昭示來茲旣以見孔子師表萬世明德馨香宜隆於毓秀鍾靈之地又見我國家

聖聖相承右文嚮道逾邁前古且俾孔氏子孫繼繼承承知廟貌維新修其禮物其來有自焉爰因衍聖公孔廣榮請而序之

御製關里慶雲頌 巍巍宣聖上律下襲祖述憲章斯文烏奕我

皇膺命心契聖時以養以教作君作師爰新闕里慶雲式煥紉兮纓纓郁兮爛爛迺映杏壇迺覆檜榦金枝蒼鬱玉葉璀璨惟

帝之誠致雲之卿以彰我文明以賁我太平

御製四賢贊并序 聖門弟子三千其賢者七十有二人史記家語各爲紀其姓氏考其事迹以垂之後世而能契夫子之心傳得道統之正脈者則惟顏曾思孟四人顏子得克己復禮之說曾子與聞一貫之傳親炙一堂若堯舜禹之相授受曾平尙矣子思師事曾子發明中庸之道而歸其功於爲己謹獨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私淑子思距楊墨閑聖道而養氣之論爲前聖所未發昌黎韓子以爲其功不在禹下有以也庚戌秋偶閱有宋諸儒傳因思宋儒所宗者孔子之道也孔子之道賴顏曾思孟而傳今聖廟祀典四子升配堂上爲百代之楷模因各係以贊用誌景行之私云爾復聖贊曰貧也者吾不知其所惡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德以潤身孰謂其貧心以傳道孰謂難老簞瓢陋巷至樂不移仰高鑽堅三月無違夫子有言克己成性用致其功允成復聖宗聖贊曰宣聖轍環在陳興歎孰是中行授茲一貫曾子孜孜惟聖依歸唯而不疑以魯得之會友輔仁任道重

遠十傳釋經超商軼偃念彼先子沂水春風淵源益粹篤實春容臨
深履薄得正以終三千雖多獨得其宗述聖贊曰天地儲精川嶽萃
靈是生仲尼玉振金聲世德作求孝孫維則師曾傳孟誠身是力眷
茲後學示我中庸位天育物致和致中夫子道法堯舜文武紹乃家
聲述乃文祖亞聖贊曰戰國春秋又異其世陷溺人心豈惟功利時
君爭雄處士橫議爲我兼愛寶鼓樹幟魯連高風陳仲廉士所謂英
賢不過若是於此有人入孝出弟一髮千鈞道脈永繫能不動心知
言養氣治世之略堯舜仁義愛君澤民惓惓餘意欲入孔門非孟何
自孟丁其難顏丁其易語默故殊道無二致卓哉亞聖功在天地

御製萬仞宮牆贊

芑予自幼被服聖言明德新民知易行難頗有素

誠瞻謁尼山亦旣泣止敢云得門

御製奎文閣贊

奎婁垂象爰在魯東夫子之文天地並隆煌煌

御書充牣其中先聖

後聖其揆則同

御製手植檜贊

文欄肥壤厥有檜株先聖攸植繫手澤餘幾經枯榮

左紐右紆造物憑護孫枝扶疎

御製杏壇贊

憶昔緇帷詩書授受與有榮焉軼桃輓柳博厚高明亦

曰悠久萬世受治杏林何有

御製聖蹟殿贊

明王不興天孰能宗豈無宗者邈矣莫從鐫勒茗華

景仰遺踪七十三年雲中見龍

御製詩禮堂贊

昔者趨庭詩禮垂訓維言與立伊誰不奮九仞一簣

願勉乎進御堂聽講景仰

聖舜

御製金絲堂贊

禮樂詩書金絲萬古豈繫魯恭廣宅斯舉在左移西

亦惟其所懸甕乃神夫子不語

御製禮器贊

祇謁先師載觀禮器犧尊象尊伊古之制有道存焉儀

型攸繫申命太常記予初祭

御製故井贊 疏食飲水曲肱樂之既清且潔汲繩到茲我取一勺以飲以思嗚呼宜聖實我之師

御製故宅門贊 居廟之左厥門斯故藻績不施意存後素徘徊仰瞻心焉學步告爾後人由茲義路

御製重修闕里文廟告成賦 丕鐸惟清

聖祖神宗既承顯之式穀允精一而執中欽明文思克讓允恭洋溢瀟沕萬國來同

皇上御極是法是則煥天下於文明登九有於衽席重道而先聖是欽崇儒而素王惟式天鑑孔昭佑我一人謂闕里之經營既久斯尼山之廟貌宜新藉締造於昭代貽制作於聖君

天子乃命司空勅匠作爾經爾營乃量乃度走羣靈而驅八神鳩工徒而諮眾略劇無閭不注之嶠巖伐秦嶠嵩高之參錯良材川委大木

神輸授模定式審方辨隅陶埴鍛厲之俱備丹青圻治之咸臚凡工
倕與匠石莫不奏技而待須爾乃日嘉時良爰動礮聲鋪徒奮力瓊
人充盈既暎暎而薨薨亦登登而馮馮大冶耀兮金煙霏屑噴兮瓊
英斧斤丁丁兮觀抃度之胥法繩墨綿綿兮看約楮之咸平矯枉兮
既直削腐兮用貞曉春橐橐晝杵訇訇俄而確輝玉碣采煥雲楣豐
融曼衍揭業陸離祕殿聳兮盤鳳傑閣轟兮臥螭何巨麗之方建乃
卿鬲之呈奇曜藻流光兮鬱蔚而承日麗懸華曳紫兮紉縵以布天
垂斯固天文與人文並燦聖居與聖澤偕丕者也若乃級層階於東
西拱修廡於左右大成殿大成門實

御筆之親書聖時門弘道門更

睿思之口授圭瓚俎豆之式新犧牲幣帛之加舊添配祀之羣賢增執
事之奔走色瓦頒自上方

御碑摹以重鏤丹楹列乎瓊材采栴揭乎織繡則其爲狀也邈穹隆以

宏壯亘殍磷而窅冥殖殖兮其庭噲噲兮其正宏卓爍以輝赫兮若
燭龍蜿蜒而鬚鬣紛攢羅以歲魄兮若巨鼇鼎屬而崢嶸斯翼斯棘
兮屬閣道之駸駸如松如竹兮衛鉤陳之縱橫傲巖廊而布象準魏
闕以爲程礪礪旣堅知爲高之基下綺疏交映悟立誠之牖明至夫
旣落旣成乃祭乃饗

命皇子而徂征昭一人之敬仰牲牷肥腍黍稷豐穰衣冠肅恭進退雍
容邊豆旣旅樽罍斯崇以閒兮笙鏞於論兮鼓鐘神旣安兮和冲降
多福兮隆隆蓋尊聖之典無以尙統前後而莫有或同者也於是爲
之歌曰堂皇靈宇

天子是新旣輪旣奐乃璊乃璘杏壇葱鬱檜幹繽紛宣聖是安佑我後
人歷億萬禩丕煥斯文

御製闕里慶雲詩 化洽文明世風登熙皞時車書九有共禮樂萬方
綏至治乾坤應仁恩草木知崇儒欽往聖重道禮先師特舉

臨雍典頻行釋奠儀宮牆新棟宇殿廡整眾恩軒爽盤青鳳觚稜臥赤
螭确成輝玉碣宋立煥松楣上瑞方呈日卿雲恰應期非烟籠紫閣
似霧匝丹墀揆藻流光遍懸華曳曜奇鬱蒼承日麗紉縵布天垂文
運重離炳嘉祥眾目窺守臣封表進大吏露章隨喜氣三宮滿歡聲
九陌馳龍墀渙大號

鳳詔凜如絲

聖德誠光被

宸衷益慎持命期勤

翠輦卜日展

鸞旂

詣學行殊典弘文答景禧因加登選額用勵作新思藝苑薰風普膠庠
膏雨滋唐虞風更洽洙泗道逾彌玉燭綿

皇祚金甌鞏

帝基萬年綏福履端拱樂無爲

御製闕里祭器 代啓文明炳崇儒聖道光

皇心欽日月禮器備宮牆舊譜稽成式新圖發尙方斑斕紛有耀簠簋
列成行

頒示來三殿傳觀徧兩庠涵光呈玉質絢彩燦金相萬國同文軌千秋
肅典常從茲先後聖一揆頌吾

皇

御製庚申仲秋丁祭先師孔子 法

祖恢文德崇儒禮素王晨光開輦輅露氣浥旂常寅祀心恒稟丁辰日
正陽皇皇陳禮樂肅肅對宮牆言念百王後身登天子堂君師誠有
愧仰止志方長

御製盛京文廟詩并序 我

太宗文皇帝初定大業卽尊儒重道釋奠孔子以四子配並立文館譯

書史於翔鳳閣寶肇國家萬年有道之長也辟雍時尙屬韃靼過魯空傳祀太牢更步故宮翔鳳閣彬彬羣彥想分曹

御製甲子二月上丁釋奠先師孔子 靈春惟仲月吉日值丁辰禮樂遵先進詩書淑兆民宮牆增慕永俎豆薦馨新敢謂百王後能傳一脈真承筐將素幣獻爵列儒臣試問得門者誰爲不愧人

御製幸翰林院謁至聖祠因示諸臣 蘭臺移法駕柏殿禮先師重道非徒重斯文固在斯千秋垂法則一室儼金絲景仰高山近休亭浴鳳池

御製丙寅秋仲丁祭日詣上書房至聖前行禮 萬古生民首千秋祭典光攝儀專國學展禮詣書堂言念承

宗社何曾致治康徘徊講筵側惟覺愧宮牆

御製戊辰仲春東巡祭闕里秩岱宗初四日自京奉

皇太后啓程得詩八韻 幼服先師訓宮牆念在茲兼懷岱宗麓堂阜

訝何其二月言旋魯六龍始戒逵鴻猷思

聖祖烏養奉

徽慈麗日曛曉暖祥風左右披千官紛祖餞萬騎擁旌旗武備由來赫
民艱藉以咨景行終待仰膏澤豈稽施

御製衍聖公孔昭煥率所屬職事官並博士子弟來謁詩以示之和
風融日麗前旌近止尼山慰素誠道左追隨賢後裔心殷瞻就魯諸
生宮牆乍可窺魏煥邊豆從知備潔清豈爲卿家榮幸獨崇儒雅化
示寶瀛

御製恭依

皇祖過關里詩元韻 素王遺故宅實實復堂堂道望惟驚若心慚尙

面牆詩書千載煥禮樂百年長

御繖黃雲擁

關里有
舊日所留

皇祖
御繖

文明仰

舜裳

御製闕里祭先師禮成因成八韻 禮原尼父定文是素王垂用以將

欽若因希尚鑑茲一貫平天道性萬古帝王師過魯繩

皇祖思齊奉

聖慈黍稷陳俎豆升降式威儀教澤常貽在心傳竟屬誰景行稍此遂
蠡管尙難窺三子希踪後安能贊一辭

御製賦得手植檜 靈根欣得地茂葉想參天老匪仙方駐名因聖植
傳肉蒲今豈在散木信虛焉見說榮枯屢宛看左右纏不棲凡鳥雀
常拂瑞雲煙遠謝大椿樹春秋徒八千

御製杏壇 奎文閣後殿前垂杏壇遺蹟傳緇帷當時侍者想聞侃弦
歌鼓琴敦書詩我來景仰慰素志恍見教澤長留貽春風裊裊緋英
枝在彼在此還堪思舞雩曾點聖所與吾亦因之將詠歸

御製汲故井水飲之 一脈清源直到今輾轡古鰲刻痕深无喪无得
汔來往往在鉶在壘隨酌斟曲肱有樂思聖蹟勿慕元吉獲我心綆短

汲長合引戒津逮在茲取次尋

御製詩禮堂進講八韻 昔日趨庭處熙春進講時淵源應有自法則

近於茲禮並文華舉典因

聖祖垂章縫既魚雅冠帶亦追隨瑞旭唐槐影卿雲漢石滋芸編陳御

案廣厦列經帷道筦期深造言詮未易窺所希明正學致治化無爲

御製謁孔林酌酒 宮牆親釋奠林墓此重來地闢天開處泗南洙北

隈春鳴仙樂鳥冬綠石碑苔教澤垂千古泰山終未頽

御製子貢手植楷 駐蹕亭前有嘉植亭亭特立學高賢一株爲想干

雲霧數劫那隨變海田遠勝移根從異國孔子家塾中樹皆異種魯人無能指名者蓋弟子中異國人各持其方所生樹

來種之云曾依築室更三年檜師楷弟何相似又見孫枝長葉邊

御製賜衍聖公孔昭煥 歷代崇階首百僚欣看弱冠著清標學詩適

合趨庭訓聖旨隨時賜讀禮因遲望闕朝襲封後近經服闋以年未及上朝時故尚未進京朝謁云泗水沂

沿長不絕尼山景仰近非遙聖言廣大求親切守貴由來在不驕

御製洙泗書院

鸞音辭闕里欲去更遲遲泗水瞻書院春風想聖師

自從傳鳳躅誰敢設皋比

是處雖設書院而內無讀書肄業者

南望林廬近神靈來往時

御製辛未春正行聖公孔昭煥來迎詩以賜之

挈族郊迎蹕路邊成

人見汝忽三年

戊辰至闕里時昭煥尚幼

文宣世澤垂千古克繼家聲慎勛旃

御製癸酉秋丁釋奠先師孔子

高居詎恃九重尊丁祭親承率駿奔

山海從來欽出類宮牆何有得其門樂音六奏非鐘鼓禮器千年復

簋罍經席昨臨今釋奠躬行未逮敢他論

御製丙子仲春釋奠先師

經筵昨甫過釋奠此親臨寧僅崇文典惟

殷望道心衣冠集魚雅殿幕仰深沉道法參天地神依貫古今千年

縣後裔

聖裔襲封行聖公孔昭煥是日適陪祭

六佾協元音

聖藻光楣栢

大成殿內

皇考哲祖

君師責並欽

御製衍聖公孔昭煥來接詩以賜之

春風二月又巡東釋奠今年爲

獻功詎止榮卿一家獨可知尊聖百王同攜來四氏齊迎駉接上千

年盡號公故是尼山餘蔭永勛哉何以慎居豐

御製度泗水橋 遙源出陪尾蟠螭卧波橫露浥花光潤煙低柳意輕
民風勝前度時節欲清明瞻仰宮牆近曷勝望道情

御製洙河 祥流知自孔林來萬古儒風此溯洄釋奠摠誠猶未已椒
漿應再酌金壘

御製至曲阜二首 鳴梢重至聖人鄉雨霽青郊正豔陽元氣閭閻復
前度儒風經史表他方八年歲月駒兮電萬戶恬熙耕與桑蒞止叩
瞻伸積愜素王教澤並天長 彩煥金聲玉振坊辭輿肅步意存莊
翼朝自式秩宗禮此日虔申古鼎香撫蹟還教每事問致思合是不
辭詳

堯題

舜額欽瞻處尊聖吾朝典益彰

御製釋奠先師禮成述事 莅止重瞻禮器遺翕如既備協金絲星霜

候隔八年序日月同昭萬載師芹藻獻功

皇祖述宮牆煥道素王垂可封比戶吾恒願教養均關罔自知
御製再依

皇祖過闕里詩元韻 奠弗遵

堯軌攝齊升孔堂家鄉自鄉魯廟貌儼門牆一貫心傳接千秋德澤長
所希文教煥佐我治垂裳

御製賦得手植檜疊舊作韻 松身還柏葉拔地復擎天龍角均無見
鴻名獨尙傳直稱卓立爾那藉屈蟠焉新幹仍連理太清空左躔重
看承瑞露會得拂祥煙遙憶綈帷映敦書勵已千

御製杏壇 重來又值燦開時幾樹東風簇絳枝豈是人閒凡卉比文
明終古共春熙

御製詩禮堂六韻 書堂殿左陲進講憶於茲戊辰謁聖廟禮成於此御講筵進講以立應惟禮
爲言必在詩義因陳亢發名自伯魚垂益切重來慕還教欲去遲唐

槐宋銀杏今日昔斯時望道弄何見徒存景仰思

御製故井 改邑不改養無窮心惻王明歎鳳同可識當年飲水處曲肱樂亦在其中

御製魯壁 故井前頭綽楔碑傳開魯壁響金絲經天緯地存千古豈係恭王壞宅時

御製謁孔林酌酒 一老名愆魯兩楹夢奠殷聖惟知有命天豈喪斯文六尺存觚篋千秋鬱柞粉雘前欽下拜景仰寸心勤

御製子貢廬墓處 性天不可得聞聞廬墓心喪六載勤楷樹至今枯不朽應同植者意堅云

御製丁丑正月賜衍聖公孔昭煥 驛路趨迎領一門詩書教澤泗洙源卿來處早予心往大禮方行不欲煩

去春親釋奠闕里今以南巡循例遣官致祭故云

御製孟夏回鑾過闕里 去歲躬親奠素王廻程重謁廟堂皇誰知獻

誠翻成偽

去春以上年平定伊翠親告闕里格時適得病獲向遂致餘氛更搆殃

既未就獲厥厥哈薩克其餘卑尼瑪
等復與噶爾蘇多爾濟糾結為亂
豈礙告成斯定局曰惟聲罪不庭方

祖功聖德胥垂佑在泮行歌載戢章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二終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三

藝文第十二之二

碑

漢魯相乙瑛請置百石卒史碑 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

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勉六藝孔子作春秋制孝經刪述五經演易

繫辭經緯天地幽贊神明故特立廟裏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卽去廟

有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春秋饗禮財出

王家錢給大酒直須報謹問太常祠曹掾馮牟史郭元辭對故事辟

雍禮未行祠先聖師侍祠者孔子子孫太宰太祝令各一人皆備爵

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雞各一大司農給米祠臣愚以

爲如瑛言孔子大聖則象乾坤爲漢制作先世所尊祠用衆牲長吏

備爵今欲加釐子孫敬恭明祀傳於罔極可許臣請魯相爲孔子廟

置百石卒史一人掌領禮器出王家錢給大酒直他如故事臣雄臣

戒愚懲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制曰可元嘉三年三月廿七日壬寅奏雜陽宮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司徒雄司空戒下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選其年卅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如詔書書到言永興元年六月甲辰朔十八日辛酉魯相平行長史事下守長擅叩頭死罪敢言之司徒司空府壬寅詔書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一人掌主禮器選年卅以上經通一藝雜試能奉弘先聖之禮爲宗所歸者平叩頭叩頭死罪死罪謹案文書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龢修春秋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聖之禮爲宗所歸除龢補名狀如牒平惶恐叩頭死罪死罪上司空府讚曰巍巍大聖赫赫彌章相乙瑛字少卿平原高唐人令鮑曇字文公上黨屯留人政教稽古若重規矩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鮑君造作百石吏舍功垂無窮於是始司徒公

河南原武吳雄字季高 司空公蜀郡成都趙戒字意伯

按國里舊志載此碑文詠者不

可枚舉如司徒臣雄作司徒臣雄後兩雄字皆作雄司空臣戒作臣允之臣美後兩戒字皆作美魏六藝作魏六藝百石卒史作百尸卒史後四石字皆作尸給大酒直作給大酒直後大字亦作大來行祠作夫行祠給牛羊豕之下各一之上皆一給牛羊豕各一脫去三字給米祠作給米祠臣愚以為如瑛言作臣愚以為宜如瑛言多一宜字孔子大聖作夫子大聖三月廿七日作三月二十七日壬寅之下司徒之上碑有美魏賜官元嘉三年三月丙子朔廿七日壬寅十八字今全脫去選其年卅以上作選年四十以上後卅字亦作四十如詔書書到作如詔書到脫一書字行長史事下作行長史事下敢言之司徒司空府碑係魏頭並無缺文今反注磨滅不知幾字為宗所歸除餘滿名狀如魏作為宗所歸一餘餘滿名狀如魏多一一字死葬死葬上司空府作死葬上司空府脫去二字若重規矩作名重規矩乙君作之君漢魏為世所珍貴舉擢者果後且益就剝蝕今尚有可辨者謹為考正而附載志之說者於此使考古者庶有所徵信也又此碑末行刻云後漢魏太尉書宋嘉祐七年張雅圭按國里記洪适隸釋及顧炎武朱彝尊首解其非詳載本集茲不具錄

魯相韓勅復顏氏元官氏繇發及修禮器碑

惟永壽二年青龍在

涖歎霜月之靈皇極之日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太古華胥生皇雄

育寶俱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聖為漢定道自天王以下

至於初學莫不馳思歎仰師鏡顏氏聖舅家居魯親里元官聖妃在安樂里聖族之親禮所宜異復顏氏元官氏邑中繇發以尊孔心念聖歷世禮樂陵遲秦項作亂不尊圖書倍道畔德離敗聖輿食糧亡

於沙邱君於是造立禮器樂之音符鐘磬瑟鼓雷洗觴觚爵鹿相桓
遷校禁壺修飾宅廟更作二輿朝車威熹宣抒元汙以注水流法舊
不煩備而不奢上合紫臺稽之中和下合聖制事得禮儀於是四方
士仁聞君風耀敬咏其德尊琦大人之意遑彌之思乃共立表石紀
傳億載其文曰皇戲統華胥承天畫卦顏育空桑孔制元孝俱祖紫
宮太一所授前闔九頭以斗言教後制百王獲麟來吐制不空作承
天之語乾元以來三九之載八皇三代至孔乃備聖人不世期五百
載三陽吐圖二陰出識制作之義以俟知奧於穆韓君獨見天意復
聖之族卓越紀思修造禮樂胡輦器用存古舊宇慙慙宅廟朝車威
熹出誠造更漆不水解工不爭賈深除元汙水通注禮器升堂天
雨降澍百姓訥和舉國蒙慶神靈祐誠竭敬之報天與厥福永享年
壽上極旁伎皇代刊石表銘與乾耀長期蕩蕩於盛復授赫
赫罔窮聲垂億載韓明府名勅字叔節

按劇里舊志載此碑青龍作壽魯相
河南京韓君作魯相河南京韓君勅多

一初字華胥生皇始
神德念聖歷世作去聖歷世不尊國書作不遵國書
元汙以注水流作寬汙元汙以注水汙四方士仁作四方士人尊時大人之意作尊其大人之意皇戲
統華胥作皇統華胥脫一戲字以升言教獲麟來吐作獲麟未吐出誠造更作出誠造作
永享年壽作永享年壽旁夜皇代作旁及皇代皆為遠字考正其字重有別體者皆照原
碑書寫不敢妄改又錄碑隸辨等書載有碑助修廟後碑今闕里無此石故其文不載

魯相史晨祀孔子廟碑 建寧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魯相臣

晨長史臣謙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蒙厚恩

受任符守得在奎婁周孔舊寓不能闢弘德政恢崇一變夙夜憂怖

累息屏營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建寧元年到官行秋饗飲

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拜謁神坐仰瞻棖椅俯視几筵靈所馮依肅

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卽自以奉錢修上案食醢具以敘小

節不敢空謁臣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獲麟爲漢制作故孝經援

神挈曰元口先聖制命帝卯行又尚書考靈曜曰口先聖生倉際觸期稽

度爲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修定禮義臣以爲素王稽

古德亞皇代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卽歸國臣伏見臨辟

雍曰祀孔子以太牢長吏備爵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夫封土爲社立稷而祀皆爲百姓興利除害以祈豐穰月令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矧乃孔子元德煥炳光於上下而本國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聖恩所宜特加臣寢息耿耿情所思惟臣輒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以共煙祀餘昨賜先生執事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盡力思惟庶政報稱爲效增異輒上臣晨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尙書 時副言太尉司徒司空大司農府治所部從事 昔在仲尼汁光之精大帝所挺顏母毓靈承敝遭衰黑不代倉應聘歎鳳不臻自衛反魯養徒三千獲麟趣作端門見徵血書著紀黃玉韻應主爲漢制道審可行乃作春秋復演孝經刪定六藝象與天談鉤河摘雒卻揆未然巍巍蕩蕩與乾比崇

西作廿日已酉臣蒙厚恩之上多一言字而脫何書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十二字周孔舊爲乾坤所挺作乾元所挺屬期精度爲力制作觸抑稽虔爲志立制作定禮義作修定禮儀作祠孔子以太牢作祠夫子以太牢封土爲社作封土爲社賜先生執事臣晨誠惶誠恐上脫臣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盡力思惟庶政報稱爲效增異輒上二十五字上尙書時副言太尉太尉

司徒作上言太尉司徒中開脫去六字所部從事作所部從事府多一周字
麟趣作作獲麟後作血書著紀作彪黃著史黃玉應應主為漢制作黃玉應王為漢制
作鈞河適洛凡此者皆
細按碑文悉為改正

魯相史晨祀孔子廟後碑 相河南史君諱晨字伯時從越騎校尉

拜建寧元年四月十一日戊子到官乃以今日拜謁孔子望見闕觀

式路虔踞既至升堂屏氣拜手祇肅肩僂髮髯若在依舊宅神之

所安春秋復禮稽度元靈而無公出享獻之薦欽因春饗導物嘉會

述修辟雍社稷品制即上尚書參以符驗乃敢承祀餘胙賦賜刊石

勒銘并列本奏大漢延期彌歷億萬 時長史廬江舒李謙敬讓五

官掾魯孔暘功曹史孔淮戶曹掾薛東門榮史汶陽馬琮守廟百石

孔讚副掾孔綱故尚書孔立元世河東太守孔彪元上處士孔褒文

禮皆會廟堂國縣員冗吏無大小空府竭寺咸俾來觀并畔宮文學

先生執事諸弟子合九百七人雅歌吹笙考之六律八音克諧蕩邪

反正奉爵稱壽相樂終日於穆肅雍上下蒙福長享利貞與天無極

史君饗後部史仇誦縣吏劉耽等補完里中道之周左牆垣壞決
 作屋塗色修通大溝西流里外南注城池恐縣吏斂民侵擾百姓自
 以城池道濡麥給令還所斂民錢材 史君念孔濱顏母井去市遠
 遠百姓酤買不能得香酒美肉於昌平亭下立會市因彼左右咸所
 願樂 又勅濱井復民飾治桐車馬於濱上東行道表南北各種一
 行梓 假夫子家顏母井舍及魯公冢守吏凡四人月與佐除

按此碑即前碑

之陰而關里舊志失載又廟中有斷碑一始志亦失載文字漫滅不可卒讀蓋陽牛運靈著金石經眼錄說題為孔去碑今就其字畫之智可辨者證以洪氏隸釋所載無名殘碑文頗相合按隸釋云右無名碑首尾上下皆碎裂餘石幾有數行詳其詞非是漢墓中人者亦非頌德政紀功役之事前帝命策授仲相於魯吉月令展祭謁十四字又云春秋燕魯幾以獲福蓋是謁廟之文後有訪之儒童持之典誤聖德設章及昔在周人之句似皆是鍾張孔子也中云覽鴻基之曠濶觀林木之勁潔似指孔林而言或題為駐蹕亭前斷碑此亭蓋在關里趙氏若錄有曾相謁孔子碑而無其說疑即此也未有叔德仲雅題名而亡其姓據此則題為孔去碑者誤矣

魏魯孔子廟碑 維黃初元年大魏受命蔭軒轅之高踪紹虞氏之
 遐統應歷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於是揖五瑞斑宗彝鈞衡石同
 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

二代三恪之禮兼紹宣尼褒成之後以魯縣百戶命孔子廿一世孫
議郎孔羨爲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姿大聖之
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平魯衛之朝教化
乎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於是王公
終莫能用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
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采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谷可謂
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
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嘗之位
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嗟乎朕甚憫焉其以議郎
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吏卒
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
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貞祥之來集乃慨
然而歎曰大道衰廢禮學滅絕卅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兼二儀

之化育廣大苞於無方。恩淪於不測故自受命以來天人威和神
氣烟燭嘉瑞踵武休徵屢臻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
賓雖太皓遊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元宮而爲夏后西
伯由岐社而爲周文尙何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繼微絕興修廢官
疇咨稽古崇配乾坤允神明之所福祚宇內之所歡欣已豈徒魯邦
而已哉爾乃感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爲高宗僖公蓋
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頌騰聲乎千載況今聖皇肇造
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輿而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
乎乃作頌曰煌煌大魏受命溥將。體黃虞含夏苞商降釐下土
清三光羣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元聖有邈其靈遭世霧亂莫顯其
榮褒成旣絕寢廟斯傾闕里蕭條靡歆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
建宗聖以紹厥後修復舊堂豐其薨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旣
新羣小遘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登假神祇來和休徵雜遝瑞

我邦家內光區域外被荒遐殊方慕義搏拊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

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彬彬我后而五之於億載如山之基按此碑記

文與魏志小異而關里舊志引魏志以改碑文數多舛其他脫誤者亦復不少如追存三代三恪之

仲尼委大聖之才作青仲尼負大聖之才平魯衛之朝作在平魯衛之朝於是王公終真能用作

於是王公終真能用之莫不朱其文以述作莫不宗其文以作特崇化報功作崇禮報功百石更卒

作百石更卒史卅餘年思治於不測作淵深論於不測允神明之所福祥宇內之所歡欣

已作元神明之所福祥宇內之所歡欣色騰乎千載作碑於千載而後出含夏初商作繼繼

唐包夏含商洪登假作洪登登假內光區域作內光城區皆對碑細為更正又碑末銘

魏陳思王曹植詞梁簡文帝七年張雅主按圖謹記後人亦以曹植詞之說為謬云

東魏魯孔子廟碑 粵若稽古睿后欽明文思衡宰邁德丕顯九功

咸事故能庸勳親賢官方式敘惟大魏徙鄴之五載皇帝興和之元

年天 咨寅賓出日實惟濟岱宣風敷化義屬英良以君理思優

敏實惟舊德升朝牧民物望斯允必能絃歌鄒魯克振斯文制

冊拜我君公使持節都督兗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當州大都督
兗州刺史君姓李字仲璇趙國柏仁人也其先帝高陽之柱史
之蔭左車之綿緒瑤光休彩赫奕於上齡若水嘉祥扶疎於季葉君

以資解褐奉朝請俄除定州平北府法曹參軍仍歷兗郡功曹諮議
參軍事定相繼三州長史東郡汲郡恆農三郡太守司徒左長史中
散太中大夫營構都將雖兗二州刺史所在恩遺訓在民夫松桂
易地而貞馥不移君鳳舉雲翔風期如一斯實天懷直置妙與神同
惓然不樂思仁未深刑平惠和詎爲淳階資寵之榮奕葉
重光之貴氣韻優峻之奇政績緝熙之美旣備於史傳與清頌故不
復詳載焉君神懷疎爽風度絕人學業源並深趣操松俱
秀故其埭兗部也當未浹旬言觀孔廟肅恭致誠敬神如在遂軼車
曲阜飲馬沂流周遊眺覽尙想伊人慨然有功之意乃
命工人修建容像孔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得及門也因歷敘其
才以爲四科之目生旣見從沒侍故顏氏於易辭起
予者商紛綸於文誥是則聖人之道須輔佐而成故曰吾有由也惡
言不聞於耳所以雕素十子其側今於奉進儒冠於

諸徒亦青衿青領雖逝者如斯風霜驟謝而淪姿舊訓曖似還新至
如廟宇凝靜靈姿巖麗之無以踰七之房不能出夫道繫
於人人亡則道隱斯大義以之而非微言以之而絕今聖容肅穆二
五成行丹素陸離光微笑而言左右若承顏而受
業是以睹之者莫不忻忻焉有人入室登堂之想斯亦化一隅也
天誕聖哲作民師風闕里播洙泗至於歎鳳鳥之寂寥
傷河圖之莫出屢應聘而不遇知道德之不行乃正雅頌修春秋刊
理六經懸諸日月載之莫不遵義以述作服其訓以成身
茲可謂開闢之儒聖無窮之文宗者矣此地古號曲阜是惟魯都雖
宮觀荒毀臺池然其廟庭也蔚林於九冬置修柯於百仞類
神栝之侵漢同梧宮之巨圍至夫鴻隨秋下則月秀霜枝燕逐春來
亦風開翠葉旣觀亦足以安樂聖靈是以無代不加修繕
謠億載以寧神君清明在躬精思入微功被人神德貫幽顯豈惟營

飾宣質經創

如虔修岱像崇奉元宗敦素翦華與存

廢絕視民如傷

之仁壽體亡懷以幽

任萬物以爲心直靈津

孤灑虛光獨散者

夫一月之明可影百川一人之鑒縱橫萬趣爰

自刺舉未或斯同然丹青所以圖盛迹金石所以刊不朽

珉瑤焉述府州佐

令士民等略序義目樹碑廟庭俾後來

君子知功業之若斯焉乃作頌曰二儀肇判人倫攸舉邈邈元王誕

茲聖緒祖習堯舜憲章文武聲溢九天化覃八字祖習窮神盡

妙化覃伊何

存教同麗景搏天孤照無異岱宗巖巖特峭重

山隱寶深霞秘暉在哀之葉自衛言歸德生於予文實在茲彝倫禮

樂克敘書詩

驚異灰管流氣良木其摧緬踰千祀以存恕亡允

諸靈意不有伊人孰云修置惟君體道布政優優白鳩巢室赤雀棲

樓禮罔不備知

擢冠後哲風邁前修既繕孔像復立十賢誠

兼岱宇勲盡重元仰聖儀之煥爛嘉鴻業之嬋聯長無絕兮終古永

萬億分斯年

按西里舊志載此碑學若精古者后作尊君稱古者台天

作姓李諱挺字仲駿脫一字添二字其先帝高陽之

之蔭左車之編共脫四字所在思遺訓在民夫松柱易地作所在思庭訓在民

之榮作崇附食蔬之榮史傳與清頌作史傳於清頌皆不得及門也作皆不及門也生既見從汝

侍作生既見從汝若之何侍於其側作侍於其側碑本無多空一字後似還新作以還新

之無以踰七之房不能出作世代之隔然以踰七百之遠房不能出析析焉作析析然斯亦化

一隅也作斯亦北行一隅也脫一字作民師

國里捕冰刺懸諸日月

作燕逐春來亦風開翠葉作燕逐春來而風開翠葉懼亡懷以幽

虛光獨散者直字上者字下碑俱有一字今皆脫去

存教同麗景榮木其摧作梁木其摧諸碑說字不少而此碑為尤甚焉

北齊夫子廟碑

齊乾明元年歲

月

響引自

德所以歷

者其由

平衛大

字

人

魏安

南

鎮北將軍祕書監

公道昭之第

忠帝

州再

之

不具論

高

長

去盜

既

諸

可

哉雖

三

高公曾

女

馭節

羣

來游

久

曰豈

而

命工人重為鐫

摠七

更

海

是以

者更

必

論景行

載

以終其

祠堂

東郭之

二十日

功

北碑款法在唐碑上凡十九行行二

因

刊

十四字今可辨者才自有一字耳闕里志不載其文而祖夏廣記亦云劉著不可考涉惜古碑消蝕故取其猶可識者節錄於册
隋仲孝俊撰修孔子廟碑 若夫惟道惟德或仁或義旣漸散於英

華遂崩淪於禮樂天生大聖是曰宣尼雖有制作之才而無帝王之位膺期命世塞厄補空述萬代之典謨爲百王之師表始於漢魏爰逮周齊歷代追封秉圭不絕我大隋炎靈啓運翼下降生繼大庭之高踪紹唐帝之遐統憲章古昔禮樂維新偃伯修文尊儒重學以孔子三十二世孫前太子舍人吳郡主簿嗣恭封紹聖侯皇上萬幾在慮兆庶貽愛妙簡才能委之邑宰於此周公餘化惟待一變之期夫子遺風自爲百王之則禮儀舊俗餘何足云用能奉天旨敬先師勸孔宗修靈廟卽曲阜陳明府其人也明府名叔毅字子嚴潁川許昌人昔堯之禪舜實釐女於有虞周室封陳亦配姬於媯滿漢右丞相建六奇之深謀魏大司空開九品之清議明府卽陳氏高祖武帝之孫高宗孝宣帝之子至如永嘉分國代歷五朝郭璞有言年終三百皇朝大統天下一家爲咸陽之布衣實南國之王子於是遊情庭宇削跡市朝砥礪身心揣摩道義策府蘭臺之祕籍雕蟲刻鶴之文章

莫不成誦在心借書於手金作玉條之刑法桐囚木吏之奸情一見
仍知片言能折所謂江珠匿耀時虧滿月之明越劒潛光每動衝星
之氣爰降詔書乃除曲阜縣令風威遠至禮教大行政術始臨奸豪
屏息抑強扶弱分富恤貧部內清和民無疾苦重以德之所感霜雹
無災化之所行馬牛不繫鰓魚夜放早彰溉金之篇乳雉朝馴自入
鳴琴之曲遠嗤龐統不任百里之才俯笑陶潛忽輕五斗之俸於是
官曹無事囹圄常空接士迎賓登臨遊賞睹泮水而思歌尋靈光而
想賦加以祗虔聖道致敬明神粉壁椒塗丹楹刻桷可謂神之所至
無所不爲振百代之嘉聲作千城之稱首敬鐫金石之文永同天地
之固其詞曰皇非常道帝實無爲時澆俗薄樸散淳離世道交喪仁
義爭馳書亡詩逸禮壞樂虧降生大聖再修墳史積善餘德追崇不
已於穆大隋明命天子新開紹聖重光闕里伊我陳君清德遠聞溫
溫玉潤苾苾蘭芬淵才亮美拔類超羣時逢上聖以我爲令導之以

利仁以濟幽顯垂訓以霑動植自歎起臨川道窮反袂西峰琰玉幾
燼蒼山東野柔桑多塵碧海屬浪元再造休明一期雅頌之音復聞
郊禋之禮還緝跨巢胥之逸軌邁龍鳥之遐風瞻白雲而升介邱翼
蒼螭而過沂上而令千祀之外典冊遂隆九泉之下哀榮方縟斯乃
命爲罕說道不預謀豈如箕山之魂空成寂寞信陵之墓徒復經過
將知龍蛇之蟄潛契於天壤聖智所遊高懸於日月言之不可極其
惟孔太師乎太師諱口先聖諱字仲尼魯國鄒人有殷之苗裔也分於宋
則孔父嘉爲大司馬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正考父佐戴武宣而
受三命居於魯則有防叔伯夏叔梁紇紇生太師若夫天命元鳥玉
筐隆其濬哲瑞起白狼瑤臺繁其錫類武王覆夏仍遷象物之金有
客在周復奏桑林之樂滋恭喻尸臣之鼎高讓挹延吳之風令緒昌
源煥乎已遠至如象緯凝質則傳說巫咸嵩華降神而申伯吉甫在
於郊臨巨跡鬱符中野之祥水帶邱阿遙均反宇之慶蘊乾坤之精

粹陶陰陽之淑靈度九圍十河目海口放勳文命有喻於儀形子產
臯陶微詳於具體孟孫言其將聖太宰辨其多能神闊繫表性與道
合時初撰履已訓魯卿年末裘裳先窺周室猶且學期上達業遵下
問龍如藏史或訪禮經碧淮良弘言詢易象曲臺相圃廣陳揖讓之
容師摯師襄屢辨興亡之極網羅六藝經緯十倫加以思入無方情
該至蹟陳庭矢集懸驗遠飛季并泉開冥占幽怪新萍泛日能對於
楚賓舊骨淪風旋訓於越使藏往知來之際微妙元通之旨不可以
龜筮求不可以筌蹄得及其譽聞曲阜南宮展師資之敬應務中都
西鄰化諸侯之法冬官效職五土得其攸宜秋令克宣兩觀展其刑
政溝疏墓道且抑季桓田歸汶陽遂陵齊景尊君卑臣之訓自家刑
國之術每惆悵於興周亦畱連於韶管然而高旻不惠彼日浸微起
哀怨於王風絕歸飛於鳴鳥是邦可化斯道欲行暖席興憂問津匪
倦俎豆嘗說空及三軍之容季孟有言不接雙雞之膳晏平推士尙

或相排子西讓王終成見拒亦有宋朝司馬喬木難休衛國匡人逆
旅焚次荷蕢微者翻嗟擊磬之心儀封細人潛明木鐸之意既而在
斯興感用輟棲遑狂簡斐然彌嗟穿鑿旋駭舊館掃筵闕里杏壇居
寂緇林地幽知十稽微得二承妙科斗所載方閱舊文睢鳩在篇徧
詳雅什河漢執鼓鏗鏘之響復傳宗廟衣裳升降之儀還序博約無
倦誘喻多方后稷躬耕近闕勵物伯夷餒死猶可激貪周公其人則
神交於夢想管仲小器歎微之於征伐信立德立言太上謂之不朽
曰仁與義前哲以之周旋覆簣爲山喻天階而不陟讀易無過假日
蝕以鳴謙茨嶺桐山寄言於獨善情風御未涉於通莊妙臻數極
作侔易簡是知逢掖乃兼濟之途華衰非爲政之要及其愚智齊泯
椿菌如一南楚狂狷舊辨鳳衰東魯陪臣在成麟斃農興負杖知命
發於話言夕寐奠枕將萎傷其湓盧崇山谷下而無由殞石
沉星架大梁而何有門人議服俱纏至極之哀國史制詞永錫愁遺

之誅及埏深夏屋樹列遠方五勝迭遷六籍無準席間初閱已舛微
言入室且分過乖大義秦人哇沸遺燼翳然漢代龍驤挾書未翦元
封有述殘缺載陳甘露嗣踪搜揚復起春陵受命先訪於膠庠譙郡
膺符多招於文學逮江馬南渡泉鵝北飛鶚入環林鯨衝聖海有隋
交喪中原翦覆東序南雍鞠爲茂草六樂五禮皆從燬室欽若皇唐
肇膺明命祖武宗文之業天成地平之勳圖書因樂推重干戈由寧
亂集剗舟創浮芹藻之詩先遠戎衣初卷羽籥之節旋興皇上以聖
敬而撫璇圖文明而膺寶歷夏啓挹其光兆姬誦讓其惟清化入龍
沙風移鯁海金邱展賁瓊田薦琛潛馬飾黃芝之封浮龜吐綠文之
籀虞庠殷塾廣賓龐叟蓬嶺石渠朋延敦誨垂衣裳而凝想虛旒續
以永懷至於大道寢微小康遂往虞譏紫■謬踐云阿劉風白金徒
遵高里黃初正始時多閒然建武永平業非盡善而乃作樂崇德殷
薦之禮畢陳有字載頤觀下之訓齊設肆類羣望孝享之義益隆歸

功三后尊祖之誠愈切詔震中而徵萬玉譯荒外以召百靈一茅分
茹雙鵝共羽翠華遠昇結席虛位上帝儲祉泰乙有暉山祇傳聲海
神會氣九皇之沉榮可嗣三代之闕典還屬乃使朱鳥詳日蒼威戒
路七萃騰景八鸞鏘風過大庭以省方掩洙上而觀藝宴居莫辨祠
堂歸然見馬鬣於荒墳識機檀於古壘歎重泉之可作聞盛德而必
祀言敷典訓廣命杼材贈以太師式旌幽壤改制神宇是光令德於
時皇唐之御天下四十有九載卽乾封之元年也攝提_星歲句芒獻
節兗州都督霍王元軌大啓藩維肅承綸誥庀徒揆日疏閑難遠接
泮林之舊壇削靈光之前殿徂徠新甫伐喬木而韻流嚶岱猷泗濱
採怪石而喧浮磬頽紫施絢黝_然飛文杳杳重櫺春窗秋幌陰欄積
霧複闕懷煙几仍度室席遵函丈壽宮潛然辟容有穆至如襄城有
訪七聖接其駢驂汾水言遊四子冥其衡輓將謂布衣黃屋名器則
殊卷領素王感召宜一顏子侍側似發農山之談季路承閒如興浮

海之說西華束帶尙以要賓言偃裼裘猶爲得禮避席延其不敏捨
瑟騰其幽情共立升堂齊參睹奧歲時蘋藻復雜菖蒲平日絃歌還
聞絲竹皇儲一德聿隆三善博望邀裾肅成講義發揮鎔造幽贊事
業而以周穆之觴王母尙勒西弁漢帝之展稷邱因書東嶽遂乃思
建隆碣上聞天展言由國本理會沖情副震宮之德聲命芸閣以紬
頌元堂闕兮神靈優揚教思兮兩儀配燭皇綱兮融帝載堯可履兮
舜爲佩晝而明兮夜而晦吁嗟業兮麗萬代其詞曰赫赫上帝悠悠
天造神集鴻名聖居大寶循性稱教率性爲道政若鎔金化佯偃草
爰畫先起律呂創陳禮節天地樂和人神成期用簡業尙日新緯無
聲臭薦有彝倫水火朝變憲章時革周廟傷禾殷墟悲麥襄豔紕雅
羸荷淪蹟散亂記言支離方冊自天生德由縱成能寶筵恪嗣銘鼎
家承蹲龍運外振鐸冥膺闕典攸緝斯文載興廣訓三千徧於七十
歷階東會藏書西入楚將分社齊聞與邑接輿自狂長沮空執在智

伊妙惟神乃幾羊因魯觸鳥向陳飛那傳頌管編照書章卜商承紉
顏子參微堯則不追昌亦遂往名教潛發心靈泛獎德配乾坤業暉
辰象麟粹遙泣山墮實仰三統昌日千齡聖期禋宗有昊展禮崇基
觀宣時邁神緘孝思絳螭承軌翠鳳翻旗上浮龜蒙遙集鄒魯翹勤
真跡惆悵今古舊壁迷字荒墳翳斧綸賁宗師詔緝靈宇虹梁野構
翬翼林舒雕龍繡楹圓井方疏沂童浴早津鳥鳴初俎豆蠲潔丹青
謁如墨檢前蹤莊放遺轍於昭遐訓允歸聖烈肅穆仁祠陰沆象設
隨四序以潛運懸三光而不跌按闕里舊志設此碑時必因心之範作則必因心之範
不可極作言不可極而申伯吉甫作則申伯吉甫時初撰履已訓齊卿作時初冠履已訓齊卿言易
家作言誌易家情該至蹟作情該至蹟五土得其依宜作五土得其依宜且抑李恒作直抑李恒遠
齊景作義使齊景得二承妙作得三承妙歎微之於征伐作則歎微於征伐洵立德立言作立德立言
曰仁與義作曰仁曰義喻天階而不陟作天階而不陟思齊齊武作武大宋作宋大宋及
延深夏屋作延深夏屋有隋交喪作有隋交喪于文由字亂集作于文由亂集字集之詩先道作片
張之詩先道文明而磨寶以文明而磨寶歷風移變海作風移變海金邱戰費作金邱戰費費馬
作焉焉想作想思慮庶藉以永懷作慮庶藉以永懷設義云同作設義云同作義崇德作義崇德
制下之訓齊設作觀下之訓隨設曾祖之誠遠切作首隆之誠遠切萬玉作萬玉作萬玉作萬玉
羽九皇之汎榮可嗣作九皇之汎榮可嗣言數典訓廣命杆材作言數典訓廣命杆材材材流
閱歷世作香供除穢作除穢為宮然作香供然博望作博望瞻瞻瞻瞻瞻瞻瞻瞻瞻瞻瞻瞻瞻

敬明用簡粹無雜與作籍無聲與蘇荷論時作京術論斷振鐸其廣作振聲宜廣自亦遠往作日述
往雖原碑說說多然猶神終不可妄改也又此碑之說刻武德九年封三十三代孫德倫襲聖侯乾
封元年贈先聖大師詔遣司祿卿秋仲隆祭告文及總章元年皇太子弘請樹碑表詔曰祭文載世系
祀典考中其表曰臣聞周師東邁商周延降軾之榮漢碑西旋美門致抱關之想孔立結會獨歌鳳
芬被壽禮於昌辰飾殊榮於彰德者伏惟皇帝陛下養嘉祥林稟料野樞乃聖乃神體聖臨而不宰無
為無事均雨露之莫私六府薦而泰附千百寶璽而天祥永靈壽所以備伯延閱由其特約尚備尊賢
邁鴻名於萬古與亡繼絕履峻軌於千齡大矣哉茂實英粹固無得而稱矣且者封金岱會玉梁陰
峯指所川達經國重回鑒早式鑑見出之委關鑒發誠想溫良之德於是特封於漢贈以太師愛
命重臣申其贊廟堂卑陋重造修營聖侯德倫子孫咸國賦役臣思均居從進德舉舊烈道歷
窮帶聯等相和創欣觀前聞又昔歲承恩幽門膝執原教其其門徒想仁孝於趙晉淵源長
探風猷於竹帛茲啟新蒙所以輕敢陳聞庶加褒贈天慈下濟無隔異時成豈師保式光泉夜故以前
恩重茲于壽竊謂宣尼之廟此關規模桂食闕蓋永傳終古崇班嘏禮式費兩庭而翠珠莫題音猷雅
暢諸諸故實有所未周且將聖自天惟幾應御孫人倫於己堅強禮樂於既傾和達約華三千屬其
仰憲章文武建其盛用豈可使沙川遺獨獨置於無端現由餘文弘德於昭昭伏見前件孔廟暨
儒學功峻業增微事有刊勒敢希鴻澤令樹一碑但遼海清夷九無微發山東豐稔時臨仍歲孔廟
舊碑儒教所起刊勒之費未足為多許其子來不日使就乞特許雕鐫此恩誠臣謹昧常規言暢通陳
庶消懸覽近增
庶職勛旨依請

李邕撰重修孔子廟碑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元造雖道遠不際而
運行有符揚摧大抵宣考神用建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頽其揆
一也昔者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多徒合緒連禍則黃帝與聖首
出羣龍推下濟以君人傲勤略以戡亂逮至橫流方割包山其容轉

死爲魚鱗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扶振隱憂道百川康四國粵若殷禮
缺周德微宋公用鄧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燦然成章闢邦家之正
門播今昔之彝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
是也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
有異聞夫亨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
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固曰
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
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啓其致則不如
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固曰經營乎三
代者也意虞舜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
至是擠而毀者激庸主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誠節也
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
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子之道明友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

雖朗日開覺膏雨潤黷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
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廣運偕理濟一時未有薄遊大夫僻居下
國德敷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葉必歸心
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曷成名可稱取與爲大
者已我國家儒教浹寓文思戾天神吏曹以追尊逮禮官以崇祀侯
襲聖於人爵尸奠享於國庠是罔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敦悅施於方
國光覆彌於蔭宗三十五代孫嗣襲聖侯璩之字藏輝洎族賢元亨
等或專門碩儒罔墜於緒或餘波明準克揚厥聲乃相與合而謀曰
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訟之樹詩云勿剪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
物允懷矧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國封并舊居川嶽歟宜其悚神
馳魄膝行膜拜陳齊祭首嚴祠樹繚垣以設防刊豐石以爲表竟州
牧京兆韋君元圭字■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啓風績休有名教
長史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賢操孤興清節相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

司馬天水狄光昭字子亮相門克開雅道踵武聞義必立從事可行
錄事參軍東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寔疑倉曹太原王道淳弘農楊
萬石戶曹博陵崔少連弘農楊履元兵曹太原王光超范陽張博望
法曹安定皇甫恽東海于光彥主曹榮陽鄭璋參軍事博陵崔調扶
風竇光訓河東裴璿隴西李紹烈鴈門田公儀博士南陽樊利貞曲
阜縣令鴈門田思昭丞河間勣思廉主簿吳興施文尉清河晏弘楷
等官序通德儒林秀士升堂睹奧遊聖欽風儉同演成乃經始其
詞曰元天陰陽大明虛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艱在此逢聖
吞沙鴈虎軒皇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命周道失序夫子應聘刪詩
述史盛禮張樂雅頌穆清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美懲惡誘進後人
啓明先覺六順勃興四維偕作元功濟古至道納來首出列聖席捲
羣才大名震曜廣學天開蒸嘗市宇誦習窮垓帝念居室以光壽宮
建侯於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烈克廣休風

按臨邑
舊志

之貢必將恢聖人之道功濟乎宇宙澤及於黎庶矣奚一中都宰大司寇可伸其聖道哉嗟夫文王沒而斯文未喪時命屯而吾道不行可爲長太息矣洎乎河圖不出鳳德云衰爰困蔡以厄陳遂自衛以反魯於是刪詩書贊易象因史記作春秋大旨尊王者而黜霸道威亂臣而懼賊子然後損益三代之禮樂褒貶百王之善惡蕪而穢者芟而夷之素而亂者綱而紀之建末俗之郭郭垂萬祀之楷則遂使君臣父子咸知揖讓之儀貴賤親疎皆識等夷之數功均造物德被生人昭昭焉蕩蕩焉與日月高懸天壤不朽者夫子之道乎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非夫道尊德貴惟幾不測孰能與於此乎故天下奉其教尊其像祠廟相望者豈徒然哉自唐季而下晉漢以還中原倣擾宇縣分裂四郊多壘鞠爲戰鬪之場五嶽飛塵競以干戈爲務周雖經營四方日不暇給故我素王之道將墜於地光闡儒風屬在昌運我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續寶位

也以徇齊之德兼睿哲之明摠攬英雄之心包括夷夏之地皇明有
赫聖政日新解網泣辜示至仁於天下悔亡取亂清大憝於域中復
浙右之士疆眞王匍匐而聽命伐并汾之堅壘兇豎倒戈而繫頸戎
車一駕掃千里之妖氛泰壇再陟展三代之緝禮拯亂則弔伐非所
以佳兵也懲惡則止殺蓋所以遵法也然後修禮以檢民跡播樂以
和民心禮修樂舉刑清俗阜尙猶日慎一日躬決萬幾近甸絕禽荒
之娛後庭無遊宴之溺遂得羣生疊疊但樂於天時萬彙熙熙不知
乎帝力信可以高視千古躡轡百王謂皇道旣以平華戎又以寧爾
乃凝神太素端拱穆清闡希夷之風詮眞如之理閒則披皇墳而稽
帝典奮睿藻以抒宸章哲王之能事備矣太平之鴻業成矣居一日
乃御便殿謂侍臣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遍修羣祀金田之列剎
崇矣神仙之靈宇修矣惟魯之夫子廟堂未加營葺闕孰甚焉况像
設庫而不度堂廡陋而毀頽觸目荒涼荆榛勿剪階序有妨於函丈

屋壁不可以藏書既非大壯之規但有巋然之勢傾圯寢久民何所
觀上乃鼎新規革舊制遣使星而蒞事募梓匠以偁功經之營之厥
功告就觀夫綠垣雲矗飛簷翼張重門呀其洞開層闕鬱其特起綺
疏瞰野朱檻凌虛耽耽之邃宇來風轡轡之雕甍拂漢迴廊複殿
變維新升其堂則藻火黼黻昭其度也登其庭則豆籩簠簋潔其器
也春秋二仲上丁佳辰牢醴在庭金石在列侁侁衆賢以配以侑
然生氣瞻之如在時或龜山雨霽岱嶽雲斂則重檻疊拱丹青晃日
月之光龍栢雲楣金碧焜烟霞之色輪奐之制振古莫儔營繕之功
於今爲盛由是公卿庶尹鴻儒碩生相與而言曰凡明君之作事也
不爲無益害有益必乃除千古之患興萬世之利然後納華夷於軌
物致黔首於仁壽夫子無位立教化人以文行忠信敦俗以冠婚喪
祭爲民立防與世垂範是以上達君下至民用之則昌不用則亡我
后膺千年而出震奄六合以爲家一之日二之日訪蒸黎之疾苦三

之曰四之日辨官材之淑慝爾乃修武備崇文教輕徭薄賦興廢繼
絕於是睠我先師嚴其廟像棟宇宏壯近罕倫比遂使槐市杏壇之
子競鼓篋以知歸衷衣博帶之儒識橫經之有所矧乃不蠹民財不
耗民力時以農隙人以悅使向謂興萬世之利者斯之謂與與夫秦
修阿房惟矜土木之麗楚築章華但營耳目之玩可同年而語邪將
勒貞珉合資鴻筆臣詞慙體要學謝大成彤庭猥廁於英翹內署謬
司於綸誥頌聖君之德業雖效遊揚仰夫子之文章誠慚狂簡恭承
睿旨謹抒銘曰周室衰微兮諸侯擅權魯道有蕩兮禮樂缺然神降
尼邱兮德鍾於天挺生夫子兮喪亂之年秀帝堯之姿兮類子產之
肩苞聖人之德兮稟生知之賢刪詩定禮兮糾繆繩愆知冥造化兮
功被陶甄下學上達兮仁命罕言將聖多能兮名事正焉道比四濱
兮日月高懸仰之彌高兮鑽之彌堅歷聘諸國兮陳蔡之閒時不用
兮吾道迤邐麟見非應兮反袂連連梁木其壞兮歎彼逝川王爵疏

封兮袞冕聯翩百世嗣襲兮慶及賞延明明我后兮化浹無邊崇彼
廟貌兮其功曲全高門有閤兮虛堂八筵吉日釋菜兮陳彼豆籩雕
藁畫棋兮日暮含煙海日一照兮金翠相鮮帝將東封兮求福上元
千乘萬騎兮轟轟闕闕謁我新廟兮周覽踟躕肆觀羣后兮岱宗之
前

金党懷英撰重修至聖文宣王廟碑 皇朝誕受天命累聖相繼平
遼舉宋合天下爲一家深仁厚澤以福斯民粵自太祖暨於世宗撫
養生息八十有餘年庶且富矣又將教化而粹美之主上紹休祖宗
以潤色洪業爲務卽位以來畱神政機革其所當革興其所當興飭
官厲俗建學養士詳刑法議禮樂舉遺修舊新美百爲期與萬方同
歸文明之治以爲興化致理必本於尊師重道於是奠謁先師以身
先之嘗謂侍臣曰昔者夫子立教於洙泗之上有天下者所當取法
乃今遺祠久不加葺且其隘陋不足以稱聖師之居其有以大作新

之有司承詔度材庀工計所當費爲錢七萬四百六十餘千詔并賜之仍命選擇幹臣典領其役役取於軍匠傭於民不責亟成而責以可久不期示侈而期於有制凡爲殿堂廊廡門亭齋廚贊舍合三百六十餘楹位敘有次像設有儀表以傑閣周以崇垣至於櫺座欄楯簾橫罽毼之屬隨所宜設莫不嚴具三分其役因舊以完葺者才居其一而增創者倍之蓋經始於明昌二年之春踰年而土木基構成越明年而髹漆彩繪成先是羣弟子及先儒像畫於兩廡旣又以捏塑易之又明年而果功皆畢罔有遺制焉上旣加恩闕里則又澤及嗣人以其雖襲公爵而官職未稱與夫祭祀之儀不備特命自五十代孫元措首階中議大夫職視四品兼世宰曲阜六年又以祭服祭樂爲賜遣使策祝并以崇盛之意告之方役之興也有芝生於林域及尼山廟與孔氏家園凡九本典役者采圖以聞且言瑞芝之生所以表聖德之致廟成之日宜有刊紀敢請并書於石又廟有層閣

以備皮書願得賜名揭諸其上以觀示四方詔以奎文名之而命臣懷英記其事臣魯人也杏壇舊宅猶能想見其處今幸以諸生備職藝苑其可飾固陋之辭絜楹計工謹諸歲月而已乎敢竊敘上之所以褒崇之實備論而書之而後系之以銘臣嘗謂唐虞三代致治之君皆相授以道至周末世不得其傳而夫子載諸六經以俟後聖降周訖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分而名家而以六藝爲經傳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六藝者夫子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眾流之所從出而儒爲之源也後世偏尙曲聽沿其流而莫達其本用其偏而不得其醇自是歷代治蹟常與時政高下洪惟聖上以天縱之能典學稽古游心於唐虞三代之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經爲正而取信於夫子之言夫惟信之者篤則其尊奉之禮宜其厚與臣觀漢魏以來雖奉祠有封灑掃有戶給賜有田禮則修矣未有如今日之備也初廟傍得魯廢池發取石甃以爲柱礎釳砌之用浚井得銅

以爲鋪首浮漚諸飾由是省所費錢以千計者萬四千有奇方復規畫爲他日繕治無窮之利然則非獨今日之新蓋將愈久而無弊也銘曰惟古治時以道相繼不得其傳粵自周季天生將聖遭世不綱垂統六經以俟後王六經維何爲世立道有王者興是惟治要於鑠我皇聖性自天玩意稽古傳所不傳建學弘文崇明儒雅躬禮聖師率先天下乃睠闕里祠宇弗治矧其舊制旣隘且卑乃詔有司乃疏泉府揆材庀工眾役具舉梓人獻技役夫效功隘者以闕卑者以崇崇焉有制闕焉惟法卽舊以新增其十八殖殖其正翼翼其嚴魯人來思歎息仰瞻魯人有言惟今非昔豈伊魯人四方是式瞻彼尼山及其林園有芝煌煌表我聖恩聖恩之隆施於世嗣顯秩峻階視舊加異廟樂以雅祭服有章錫爾奉祠名教是光有貞斯石有銘斯勒揚厲鳩休以詔無極

元閣復撰重建至聖文宣王廟碑

聖上嗣服之初祇述祖考之成

訓興學養士嚴祀先聖自曲阜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
國家者所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拭目太平文明之治粵
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孫密州尹治入朝璽書錫命中議大
夫襲封衍聖公月俸百千秩視四品孔氏世傳弗傳者久至是乃復
申命有司制考辟雍作廟於京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
闕里祠宇毀於金季之亂閣號奎文若大中門閣存者無幾右轄嚴
公忠濟保魯嘗假清臺頒歷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復鄆國後寢
以寓先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公治尹曲阜主祀事將圖起
廢奎文杏壇齊廳黌舍卽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
室晝濟堯單三州爲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分地置濟寧總管
府屬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臣按檀不花恭承詔旨會府尹僚
佐鄉長者謀曰方今聖天子守成尙文此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從
出爲守臣者敢不對揚休命以廟役爲任首出泉幣萬緡衆翕然助

之傭工雇力市木於河輦石於山掄材於野采棟樑桷楹礎之屬悉具又得泗水梁瓌積石數百石望稱是露階釳砌咸足用焉郡政之暇躬爲督視甄陶鍛冶丹雘髹漆以至工師廩積各有司存經始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祲中止歲事於五年之秋不期年而告成殿臺重簷亢以層基繚以修廊大成有門配侑諸賢有所泗沂二公有位黼座旣遷更塑鄆國像於後寢締構堅貞規模壯麗大小以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貲用以緡計者十萬有奇落成之旦遠近助祭者衣冠輻輳眾庶瞻頤千禩祖庭頓還舊觀於是衍聖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爲請會博選胄子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特勅中書賜田五千畝以供粢盛復戶二千八以應灑掃仍下翰林書其事於石臣復承命踰蹟旣述興造始末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在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之由模範百王仁極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

不宗之廟貌相望達於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於祀禮之隆殺夫尊其道而述其祀蓋治古之恆規王政之所先也洪惟聖元神武造邦天兵傳汴戎事方殷不忘存敬先聖之祀乃詔求五十一代衍聖公元措歸魯哀集奉常禮樂於兵燼之餘燕翼之謀肇於此矣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仁霑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郡邑學官而於先聖之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作成需賢以嗣封爵茲志未究皇上繼而成之故自紹膺景命以敦化厲俗爲先務至於博施濟衆敷文來遠哀矜庶獄惠鮮鰥寡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堯舜湯文之舉揆諸聖經之言若合符契用能張皇敎本光昭先業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靈臺子來之衆至矣哉觀文化下必世後仁之效豈特震曜一時實宗社無疆之福也銘曰道之大原實出於天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道維何唐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與天比隆聖人之祀垂之無窮皇元肇基撥亂

右武天兵趨汴周禮在魯祗哉世皇載整乾綱始定終綏遂臣萬方
肅肅魯庭祠封有典德音孔昭聖謨丕顯王者之作必世後仁繼序
不忘成於孝孫通觀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泮水作廟翼翼如矢斯棘
如聶斯飛籩豆靜嘉陟降有儀祀事孔嚴世爵以延汎掃有戶棗盛
有田聖政聿新希蹤治古僉曰皇明登三咸五泰山巖巖聖祀綿綿
與國無疆於萬斯年

考元世祖至元二年盡徙林廟於泮水至成宗大德九年
始給版二十八戶今碑云舊戶二十八者蓋刊勒之誤也

李謙闕里宅廟落成後碑 元聖之德大如天地昭如日月蕩蕩乎
無能名皜皜乎不可尙已歷代有國之君崇尙其教廟而祀之幾徧
天下闕里聖人鄉邑自漢祖過魯祀以太牢由是以降其廟制因仍
損益見於國志可考者在宋金爲最盛貞祐一燬久而未復我元列
聖尊道勸學之心未嘗不切特以志在混一狃於金革有所未暇逮
大德守成始克成二祖三宗之盛意殿而廡之位而像之沉沉奕奕
有值有歲數百年閱規偉觀一旦而復觀舊蓋加隆焉而又紹衍聖

世享之封主四仲家庭之祀無以供桑盛也則胙之土無以給涓潔也則復其戶塋林則樵採有禁子孫則教導有師詔旨諄復訓諭切至且命翰林書之石猗歟偉哉初太中大夫監蒞濟寧路總管府事按檀不花以魯居治境乃懿戚封邑祇承朝廷德意開諭寮屬勉勸士庶先己而爲之倡前役而爲之備國無費財民不知勞卒成一代之盛事總管馬嘉議昀實左右之既卒役狀其本末遺經歷張格知兗州馬奉訓禮請記其成竊嘗一拜林廟伏讀漢隸數碑見其請立百石卒史典領禮器及用辟雍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則乙瑛也選試孔穌補卒史則後相平也韓勅則修飾宅廟造立禮器史晨則乞依社稷出王家穀以供春秋禋祀是數人者皆東都前後魯相以所請上之三公府公府以聞乃可其請事皆魯相發之數人者名不著見於史徒以上章爲聖廟有所陳請勒名貞石閱世千數百年至於今不朽矧太中生當盛代遵奉明詔振舉墜典潤色太平茲特隆化

美俗勇於爲善之一端爾若其表率一道廉勤奉公恤隱除害善政及民者尙多自當載名信史傳休無窮豈東都魯相所可並日而談哉

歐陽元撰勅修曲阜宣聖廟碑 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歲在己卯

春三月戊辰御史大夫臣別里怯不花臣脫脫等言天歷二年十月文宗皇帝在御奎章閣學士院臣沙臘班等列奏曲阜宣聖廟自漢唐宋金凡有崇廢必奉勅繕修功成則勒之石衍聖公以舊廟將壞飭書奉圖屬學士院以聞時文宗覽圖諭旨省臣趣修之事竣則立碑以詔方來今新廟既完而成績未紀懼無以稱塞先詔御史章上臣等會議請勅翰林侍講學士臣元爲文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臣邊燾爲書前侍御史臣趙展爲篆以臺儲中統緒幣二萬五千緡爲立石之費制皆允乃命宣聖五十四代孫御史思立傳勅臣元傳書其事元拜手稽首言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育者伏義神農黃

帝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者作君師之道備於一人用能左右上帝克綏厥猷吾夫子出天獨昇以師道凡天敘天秩天命天討之事夫子明禮樂勸詩定書贊易道修春秋而品節之以爲百王法於後世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夫子自將斯文之任上以屬於天下以屬於已使得位設教即前數聖人所爲繼天立極者也故天秩興一代之治則吾夫子之道必大昭明於時歷千萬世如出一轍皇元龍興朔方太祖皇帝聖智天授經營四方太宗皇帝平金初年歲在丁酉首詔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復孔顏孟三氏子孫世世無所與增給廟戶皆復其家是歲歷日銀諸路以其半益都東平以其全給修宣聖廟尋詔元措括金人禮樂官師及前代典冊辭章鐘磬等器以數來上仍命於曲阜閱習禮樂以備時用又詔諸路設學進官分道程試儒業世祖皇帝初在藩邸多士景從及其卽位大召名儒開廣庠序命御史臺以勉勵教官國子監學以

訓誨胄子大司農以興舉社學興文署以板行海內書籍提舉教授
以主領外路儒生宿衛子弟咸遣入學輔弼大臣居多俊乂內廷獻
納能明夫子之道者言必稱旨即位三十五年之間取士之法興學
之條日討論之規撫益宏遠矣裕宗皇帝時在東宮贊成崇儒之美
成宗皇帝克繩祖武銳意文治踐祚之初詔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
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既而新作國學增廣舍數百區胄子教養之
法始備武宗皇帝燭興制作加號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祠
以大牢仁宗皇帝述世祖之事弘列聖之規尊五經黜百家登崇俊
良以張治具我朝用儒於斯爲盛英宗皇帝鋪張鉅典廓開彌文明
宗皇帝凝情經史愛禮儒士文宗皇帝緝熙聖學加號宣聖皇考爲
啓聖王皇妣爲啓聖王夫人改鑄衍聖公三品印章賜山東鹽轉運
司歲課及江西江浙兩省學田歲入中統楮幣三十一萬四千四百
緡昇濟寧路俾修曲阜廟庭文宗賓天太皇太后有旨重其成功今

上皇帝入續丕圖儒學之詔方頒闕里之役鼎盛山東憲司洎濟寧
總管張仲仁曲阜縣尹孔克欽蒞事共恪以元統二年四月十一日
鳩工至元二年十月初吉落成宮室之壯以寧神棲樓閣之崇以度
實訓周垣纒廡重門層觀丹碧黝堊制侔王居申命詞臣揚厲丕績
於是內聖外王之道君治師教之誼大備於今時猗歟盛哉皇元有
國百餘年以來繕修宣聖廟者再丁酉之初以開同文之運天歷之
際以彰承平之風東冒出口西踰崑崙南盡火維北際冰天聖道王
化廣大悠久相爲無窮端本實任茲矣臣元奉命撰述有詔御史思
立奉祝幣牲齊馳驛往祭告厥成功臣元旣序顛末請系以詩詞曰
厥初生民恫僞顓蒙三五繼作大道爲功風氣日開民習日漓道統
絕續孰綱孰維少昊之墟東魯之土挺生聖人以淑萬古聖人旣生
代天以言立我民極與天並存惟皇建極尊用其道百王軌範於以
順考三光以全寒暑以平俊民用章時乃選衡天子垂拱大臣承弼

體信達順鳳麟時出皇元之興厚集大命太宗與文首法元聖世祖
龍飛髦士屬心恢烈文治濬發德音世及三紀仁漸義摩建學立師
善人用多溫文裕宗祇荷詒燕成廟崇儒迪若天顯武皇英毅入繼
離明載崇徽號玉振金聲濬哲仁皇文德繼世誕揚祖訓額俊尊帝
爰及英宗禮樂孔殷穆穆明考蓄德懿文文宗續緒聖聖克肖乃開
奎府乃飭孔廟今上嗣位丕式大猷勒石新廟宏賁鴻休新廟奕奕
泰山具瞻衡紱絃綖袞衣禮禋維宋維金遺刻具在於赫我元冠冕
百代我元聲教極彼堪輿贊舍萬里誦詩讀書維茲曲阜斯道之壺
如水有源如木有本皇鑒在上知我道樞相我熙朝躋民唐虞瞻言
臺臣職是風紀昭宣睿謨是用歸美聖道王化如日麗天儒臣詠歌
億載萬年

郭孝基撰致奠曲阜孔子廟碑 有元至正二年十月壬戌皇帝御
咸寧殿勅中書具饗齋朋酒命集賢直學士臣郭孝基乘驛致奠於

曲阜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之廟中書助祭元寶二千五百緡嗣衍
聖公臣克堅爰擇十二月丁巳之吉釋奠如章禮成臣孝基等拜手
稽首謹言皇帝欽崇聖教建宣文之閣崇文之監日御經筵講德唐
虞辨章三代日夕乾乾遜志時敏式惟先聖孔子昭垂六籍丕覺萬
世惟聖知聖是用啓自天衷特致殊禮希世盛德其可泯而弗宣刻
之金石光示永久禮實宜之臣孝基聞聖人之道執一常御萬變君
君臣臣父父子子大綱一正萬目畢舉故曰王者中心無爲以守至
正人心服於下天理應於上樹之風聲東以禮義不動聲色靡然於
變協風時雨諸福之物罔不畢至漢祖致祀天下歸心唐宋升祀永
錫蔭祚用此道也皇帝天縱元德加以聖學垂衣論道天下泰寧心
悅神孚獨得淵衷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小臣載筆敬用作銘銘曰
皇帝若曰惟天惟聖揭乾之明握坤以正惟禮惟樂惟刑惟政文以
經緯武以戡定立我邦家功斯爲盛皇帝若曰宣文在中乃潛辟雍

乃流泮宮有庠有序八表攸同巍巍素王籩豆鼓鐘於論曲阜曷不加隆皇帝若曰有典有則春秋上丁庚子之吉四享厥家常祀不忒誕昭予敬致奠惟特子鄉子酒於聖之宅皇帝若曰子嗣歷服惴惴小心如臨於谷君君臣臣惟聖子福於時處處敢忘嘉告聖經是式我祀匪黷皇帝若曰子聖時欽惟汝臣鄰惟汝王林汝子汝孫士庶時忱服聖之言精白爾心勤相予家爾玉爾金

呂思誠撰加封啓聖王碑 維至正八年四月上在興聖宮御宣文閣中書右丞相臣朶兒只等入奏曰孔子父叔梁紇加封啓聖王未有刊述昭示久遠請以中書左丞相臣呂思誠爲文出中統鈔五千貫下襲封府具攻石之用制若曰可臣思誠承命惶悚大恐弗任乃拜手颺言曰惟我國家崇重聖德宣昭聖道與王化合併太祖皇帝肇基洪業太宗皇帝在潛行釋奠禮祀孔子於日月山世祖龍飛車書混一自上都大都及天下郡邑立廟學曲阜林廟尤加修崇於是

定襲封之嗣除孔氏一人尹曲阜縣恩至渥也成宗皇帝廟於國子
監武宗皇帝加諡大成於至聖文宣王上仁宗皇帝詔立碑天歷初
制加封啓聖王顏氏曰啓聖王夫人曠典也今襲封衍聖公克堅旣
進官中奉大夫階二品換印章用銀爲啓聖王碑得請聖眷隆厚曷
以報稱臣謹按春秋公羊氏穀梁氏依經書孔子生左氏隨經書孔
子卒史記作殷本紀帝嚳妃簡狄生契十三遷而至天乙始有天下
是爲成湯書契者原其初也微子開國亦曰帝乙之長子明其本也
孔子世家曰其先宋人曰防叔生伯夏言有承也又書鯉以下直至
漢時復列傳諸弟子七十二人宋儒邵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孔子
以萬世爲家殆以是夫惟文公朱熹刪定世家序論語前曰魯襄公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庚子父叔梁紇母顏氏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
邑又曰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厥有旨哉夫惟元
鳥之降玉筐之覆金行啓運汁光垂精爲五百年之昌期千萬世之

嘉會者實由天生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子貢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
哀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孟軻氏曰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賢於堯舜遠矣太史公曰自天子
王侯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揚雄曰天之道不在仲尼
乎王文中子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夫夫婦婦夫
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韓愈曰社稷以功夫子以德
程子謂賢於堯舜者以事功蓋金聲玉振集羣聖之大成實由天縱
若夫尼山請禱精誠昭揭而其表相殊異曰似堯曰似舜曰似禹曰
似子產曰河目海口黃帝之形貌也曰修肱而龜背成湯之容體也
惟此身體髮膚之所從毓靈誕聖之所自不在茲乎漢時聖舅顏氏
居魯親里聖妃元官氏居安樂里復其絲發宋時有齊國公之封又
有魯國太夫人鄆國夫人之號其爵邑又若不因夫子者今茲峻其

徽章名與情稱百世不能改也於戲盛哉伏惟聖人倫之至也繫
周易刪詩書定禮樂垂憲萬世師表百王者蔑有加矣獨於春秋曰
志在焉孝經曰行在焉春秋天子之事也三綱九法望於周也故曰
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孝經開五孝之用自天子至於庶人各
有終始其曰至德要道其曰天經地義其尊親之心顯親之念曾子
所謂一貫孟子所謂一本也不然是謂悖德悖禮矣洪惟今上皇帝
接太祖皇帝世祖皇帝之聖緒嗣守列聖以來之成規聖治之敷孝
治之洽所謂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者於春秋孝經有嘉焉碑之闕里
光昭休烈於無窮若江漢之濯秋陽之暴俯俯乎不可尙已臣思誠
頓首誠惶誠恐復獻頌曰於鑠皇元赫赫明明翕闡乾坤育始資生
太祖肇基風霆流行世祖混一覆載生成列聖嗣服時序有爭今上
繼緒品式法程聖治不顯孝治不平嘉崇孔子壽典鴻名尼山有禱
汁光垂精表相之異至道之凝曰惟天縱玉振金聲孰與道生本立

枝承王爵之崇啓聖之榮義符於情名與實徵五父之殞緩乎其行
防墓之崩泣然涕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愛親敬長春秋權衡尊親
顯親五孝重輕今茲有茲誕聖毓靈子孫有衍是服是膺尼山崢嶸
泗水不盈蔚彼孔林卓彼魯庭有豐斯碑光昭日星同我父子無忝
所生闡我皇風四海永清

明成祖御製重修孔子廟碑 道原於天而昇於聖人聖人者繼天
立極而統承乎斯道者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
聖相傳一道而已周公沒又五百餘年而生孔子所以繼往聖開來
學其功賢於堯舜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四時流
行化生萬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參天地贊化
育明王道正彝倫使君君臣臣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以盡其分
與天道誠無閒焉爾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
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在當時之論如此亘萬世無敢

有異辭焉於乎此孔子之道所以爲盛也天下後世之蒙其澤者實與天地同其久遠矣自孔子沒於今千八百餘年其間道之隆替與時陟降遇大有爲之君克表章之則其政治有足稱者若漢唐宋致治之君可見矣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聖智爲天下君武功告成卽興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並建廟學徧賜經籍作養士類儀文之備超乎往昔封孔氏子孫世襲衍聖公秩視一品世擇一人爲曲阜令立學官以教孔顏孟三氏子孫常幸太學釋奠孔子謁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繼承大統丕法成憲尙惟孔子之道皇考之所以表章之者若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關里在焉道統之系實由於茲而廟宇歷久漸見隳敝弗稱瞻仰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畢工宏邃壯觀庶稱朕敬仰之意俾凡觀於斯者有所興起致力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有可用之材以贊夫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

於是深有所望焉遂書勒碑樹之於廟並系以詩曰巍巍元聖古今
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資天將木鐸以教是昇謂欲無言示之者至
惟天爲高惟道與參惟地爲厚惟德與合生民以來實曰未有出類
拔萃難乎先後示則不遠日用攸趨敦序有彝遵於聖模仰惟皇考
聖道實崇禮樂治平身底厥功曰子祇述詎敢或懈聖緒丕承儀憲
永賴巖巖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飭祀有嚴鼓鐘鐃鐃鏜鏜鏜鏜
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我士類世有才賢左我大明於斯萬年

憲宗御製重修孔子廟碑

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無焉何

也有孔子之道則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矣不然則異端
橫起邪說紛作綱常何自而正倫理何自而明天下萬物又豈能各
得其所哉是以生民之休戚係焉國家之治亂關焉有天下者誠不
可一日無孔子之道也蓋孔子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載於六
經者是已孔子則從而明之以詔後世耳故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使天不生孔子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後世何從而知之將必昏昏冥冥無異於夢中所謂萬古如長夜也由此觀之則天生孔子實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其功用之大不但同乎天地而已噫盛矣哉誠生民以來之所未有者宜乎弟子形容其聖不一而足至於中庸一書而發明之無餘蘊矣自孔子以後有天下者無慮十餘代其君雖有賢否智愚之不同孰不賴孔子之道以爲治其尊崇之禮愈久而愈彰愈遠而愈盛觀於漢魏以來褒贈加封可見矣迨我祖宗益興學校益隆祀典自京師以達於天下郡邑無處無之而在闕里者尤加之意焉故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初卽遣官致祭爲文以著其盛而立碑焉太宗文皇帝重修廟宇而一新之亦爲文以紀其實而立碑焉朕嗣位之日躬詣太學釋奠孔子復因闕里之廟歲久漸敝而重修之至是畢工有司以聞深慰朕懷嗚呼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

暫闕其深仁厚澤所以流被於天下後世者信無窮也爲生民之主者將何以報之哉故新其廟貌而尊崇之尊崇之者豈徒然哉冀其道之存焉爾使孔子之道常存而不泯則綱常無不正倫理無不明而萬物亦無有不得其所者行將措斯世於雍熙太和之域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之盛也久安長治之術端在於斯用是爲文勒石樹於廟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意焉系以詩曰天生孔子縱之爲聖生知安行仁義中正師道興起從遊三千往聖是繼道統流傳六經旣明以詔後世三綱五常昭然不替道德高厚教化無窮人極斯立天地同功生民以來卓乎獨盛允集大成實天所命有天下者是尊是崇曰惟聖道曷敢弗宗顯子眇躬承此大業惟聖之謨於心乃慨用之爲治以康兆民聖澤流被萬事聿新報典之隆尤在闕里廟宇巍巍於茲重美文諸貞石以光於前木鐸遺響餘千萬年

孝宗御製重建孔子廟碑

朕惟古之聖賢功德及人天下後世立

廟以祀者多矣然內而京師外而郡邑及其故鄉靡不有廟自天子
至於郡邑長吏通得祀之而致其嚴且敬則惟孔子爲然蓋孔子天
縱之聖生當周季聖賢道否之日而不得其位以行乃歷考上古以
來聖人之居天下者曰堯曰舜禹湯文武已行之迹並其至言要論
定爲六經以垂法後世自是凡有天下之君遵之則治違之則否蓋
有不能易者其萬世帝王之師也故自漢祖過魯之祀之後多爲之
立廟沿及唐宋英明顯治之君屢作益尊而信之孔子之廟遂徧天
下僭號王公禮視諸侯而加隆焉雖金元入主中國綱常掃地之時
亦未嘗或廢蓋天理民彝之在人不能自泯也我聖祖高皇帝以
至神大聖迅掃胡元植綱常於淪斃之餘武功方戢卽遣人詣闕里
祀孔子風示天下規度可謂宏遠矣列聖相承益嚴祀事先後一軌
暨我皇考憲宗純皇帝詔增廟之舞份爲八簋豆十二禮樂盡同於
天子褒崇之典至是蓋無以加我國家百有餘年之太平端有自哉

闕里有廟建自前代規制尤盛弘治己未六月燬於火朕聞之惕然
特勅山東巡撫巡按暨布政按察司官聚材庀工爲之重建越五年
甲子正月工畢巡撫右副都御史徐源巡按監察御史陳璘以其狀
來上宏深壯麗視舊規有加朕懷乃慰旣遣內閣輔臣太子太保戶
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往告復具顛末爲文俾勒之廟碑
用昭我祖宗以來尊師重道之意並繫之詩曰聖人之生天豈偶然
命之大君俾贊化權二帝三王君焉克聖繼天立極道形於政大化
旣洽至治斯成巍巍蕩蕩渾乎難名周政不綱道隨時墜孔子聖人
而不得位乃稽羣聖乃定六經萬世之師於焉足徵自漢而下數千
餘歲褒典代加有隆無替於皇我祖居正體元六經是師卓爾化原
列聖相承先後一揆逮及朕躬思弘前軌廟貌載崇祀事孔禋經言
典訓彌謹彌敦俗化治成日升川至斯道之光允垂萬世

張敏撰尼山新廟碑

洙泗涵道體之本源尼山毓天地之閒氣聖

人者又所以鍾天地山川之間氣以生者也其知先知其覺先覺出乎類拔乎萃自生民以來實未有也然天之所以厚於聖人者夫豈無其故哉蓋自周室衰微諸侯放恣三綱淪九法斁中國將入於夷狄生民漸儕乎物類使天不生聖人則天下質質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天於是而生聖人焉聖人者繼天立極拯溺亨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也所謂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且堯舜之道尙賴夫子而明是天以是道而畀之聖人必欲聖人以是道而傳諸後世此聖人所以有功於天地也惟聖人有功於天地故天下通祀乎聖人矧茲尼山尤爲所生之地廟貌尊崇歷代所尙奈何元運旣去毀於兵燹故址頽基鞠爲茂草春秋祭祀掃地而行觸目荒涼誠爲可歎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五十五代孫曲阜世尹克中五十四代孫族長思楷舉事希韶會闔門族屬諭之曰闕里廟貌我大

宗文皇帝撤舊更新既以美矣惟茲尼山乃聖祖誕育之地荒涼若
是而不爲究心吾子孫寧不有愧焉乎由是眾發一心鼎新重建正
殿三閒高廣如制其西則爲毓聖侯殿其西北則爲啓聖王殿又其
北則爲啓聖王夫人殿也神門三閒齊廳五閒庖湑有廬祭器有庫
繚垣雲矗如矢斯棘嗚呼休哉首事於永樂丁酉之春落成於戊戌
之夏輪奐之美視昔有加構治之規於今爲盛仰瞻俯視生氣若存
時或嶧山雨霽顏母雲收丹青晃日月之光金碧焜煙霞之色重櫺
疊拱簷牙高啄坤靈五老環繞上下其壯觀爲可知矣茲者刻石以
勵其後謂余當筆不敢以蕪陋辭謹述始末並系以言曰周室衰微
諸侯擅權下陵上替綱紀頽然風氣日偷倫理日墜往聖既遠其孰
能繼尼山降神毓秀含真靈應既啓生我聖人惟聖有作天將木鐸
以繼往聖以開來學綱常既正倫理日昭尊卑上下井井有條惟聖
斯蹟光明烜赫其報伊何萬代血食緬惟尼山古廟巍巍毀於兵燹

蕩然無遺觸目荒涼見者歎息聖公起念世尹贊畫經之營之乃定其規新廟既成金碧相輝神其戾止既安且喜報以介福施於孫子殷士儋撰闕里重修孔子廟碑 隆慶己巳春山東巡撫都御史姜公廷頤親詣闕里睹孔廟頽敝勅議營葺維時河道都御史翁公大立巡按御史周公詠咸相成之因斥金若干檄下所司鳩工庀材以繕厥事經始於閏六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告成諸殿寢門廡堂閣齊亭爛然改觀其杏壇舊制則撤而更新增置石楹重簷櫺星門之外稍拓地紆迴其道以遠衢市蓋廟之制壯麗博敞稱完美矣衆謂宜有詞勒石以記成功而屬之於余謹拜手稽首言曰粵自鴻蒙肇判聖喆挺生羲軒而降洎乎姬公作者非一人矣乃孔子獨歸然爲帝者師萬世無改豈直以其道德仁義包舉羣聖金聲而玉振之哉蓋羣聖選於四海能以身建太平之烈然欲令萬世太平猶一日則不能也孔子雖屈於素王之位而六經刪定炳炳麟麟凡羣聖相繼

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咸舉而筆之於書使後聖有作皆可遵用其言以康又字內蓋自獲麟迄今二千年而三綱常明九法常敍華不沉溺於夷人不淪墜於物是孔子澤流後裔無窮極也故孔子者萬世斯道之宗主也皇皇哉立言闡教之功與日月俱懸天壤共敝矣漢興以後世主咸知秩祀孔子而遵用其言以爲治者豈故孔子之道其行於時有顯有晦而王化相與爲升降焉國家稽古立極於崇奉孔子之典綦隆大備爰自九重之尊下逮里巷無不師事之又近而京都遠而蠻陬海徼無不有廟以隆其祀南面儼然埒於王者春秋有事則饗篚樽俎之儀象勺千箴之器秩秩焉雝雝焉光耀無前是自昔事師之盛未有禮具樂和如斯者也抑非徒尊之而已我祖宗開基纘運咸表彰聖經褒獎儒雅以文太平凡廟堂所以經緯大猷公卿大夫所以襄贊懿議以至閭閻族師之所教訓蕃夷武卒之所授習一惟聖人之言是崇是重當此之時上無疵制下無私學斌斌

焉中正之軌立純白之化流霸習夷風不得而雜乎其間是孔子之道行於時亦未有昭融朗徹如斯者也故在前代治僅小康而一再傳後亂弊輒生今我朝聖聖相承休德宣昭純熙勿穆彌久彌敦二百年來君有垂衣治理之逸臣有奉公守法之誼士有崇質尚善之美民有含哺鼓腹之歡緇黃之微微於瑩燭夷夏之限嚴於冠履元風不洽雅頌聿興和氣醞釀瑞福交應偉哉煥乎萬世不刊之鴻業在焉三代以還莫得而髣髴矣微夫崇道右儒爲世儀則以登大化不亦藹乎恭惟我皇上嗣膺寶歷首幸辟雍士林生色而又帷幄聽講大廷敷治游心儲思一以孔子爲極其精神意氣風動景馳雖在遐方僻壤亦皆敬應不暇况乎闕里爲孔子誕毓之鄉禮義教化所自出也而廟貌弗飭觀望缺然其曷以祇若主上之明德且非所以爲天下倡始也今諸公有事東土乃調譔焉以作新爲任工不閱歲而輪奐增賁神靈攸安士儒衣儒冠揖讓其中升其階序恍乎如聞

金石絲竹之音雖摯紳先生之徒來自遠方者亦就其家而覽觀祭器至於低徊不能去信乎盛世之榮觀鴻士之令績也繼今聖教日廣帝載日融揆厥所元實自魯國開之則今日孔廟之修豈惟推行主上文明之治以率先海內其於國家崇道右儒之盛將益光顯而太平駿烈永永不替矣於戲休哉余不佞謹記之以示方來云是役也山東巡撫都御史梁公夢龍巡按御史羅公鳳翽張公士佩暨布政使姚一元王宗沐陳瓚陳絳參政吳承燾劉孝龍光參議潘允端宋守約按察使周世遠吳文華副使羅良鄒善黃璫周鑑李汶僉事蹇達郭天祿徐炳葉靈高克謙謝東陽兗州府知府張文淵朱泰同知何其賢劉岸通判許際可包大耀推官景嵩滋陽知縣王璇寧陽知縣秦吉士汶上知縣趙可懷皆與有勞於法得並書爰系以詩曰昊穹生民厥有聖神體陰法陽宗主羣倫於鑠宣尼道隆德博金玉其成時維木鐸六經刪定典訓曄然譬彼日月朗而行天流澤鴻龐

以覺來裔萬祀宗之血食弗替巍巍詰王勃其有興迪茲令模大猷
允升皇明御寓維聖是式薄海之內廟貌有翼聖道欽只皇風載昌
文恬武嬉休有烈光瞻彼闕里孔子之宮崇墉廣舍靈氣鬱葱歷年
滋多材朽圯蝕撫臣曰嗟惡可弗飭爰度爰咨爰興締構羣工畢藝
不日而就肆肆其筵奕奕其楹丹雘黼黻既穆且貞爰入其門爰躋
其堂百官具陳金絲琅琅厥奠維何籩豆簠簋神之來臨既安且喜
章甫峩峩逢掖翩翩威儀有楚載歌載絃人亦至止顧瞻徘徊於帝
報功焯乎大哉元靈永輝萬年有造人文丕熾贊我皇道岱宗巍矗
泗水湯湯琢辭貞珉並垂無疆

于慎行撰闕里重修孔子廟碑 粵萬歷改元天子祠大歷服遣使
奉圭幣祝詞告於闕里越四年丙子天子乃御皮弁釋奠太學以率
天下邇聞逖聽彬彬向風矣又越二年戊寅巡撫山東都御史趙公
賢以行部至曲阜展謁廟庭見其堂序齊室多所隳敝因與監司守

長計之以爲朝廷崇禮先師尊無與亢而聖跡所興廟貌弗飾非所以奉揚休德而昭示來遠也乃謀於巡按御史錢公岱共圖營葺而前巡按御史王公藻亦嘗肇謀於先至是兩臺議定乃下計所司推材計程庀徒揆日羣吏稟式小大率從經始於本年九月十五日凡四月而竣云夫管窺乾象無以究其崇卑圭測坤維不足明其近遠何者氣昌於形則形之所不運道周於器則器之所難名也况乎德冠生民智包羣品立三才之樞紐垂萬世之儀型者哉故子貢以爲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至矣哉擬議不得其形容隨迎不盡其終始上智之所難晰能言之所罕譬矣夫所謂聖而不可知者其在是哉雖然天不可窺而日月懸其像故仰觀者有則地不可度而河山麗其體故俯察者有儀聖不可知而六經傳其蘊故彰往察來者有準也蓋求聖人之蘊則於其燦然者矣無其所謂可得而聞者歟是故二帝三王用六經之實以陶埴天下而

夫子著六經之文以垂憲方來三千餘年之間上而英君誼辟以之總理人羣下而哲佐貞臣以之彌綸丕造近而經生法士談誦於聲名文物之場遠而夷裔要荒遊衍於禮樂衣冠之俗其顯而可聞者如日月山河輝朗照耀靡不宣臻而其隱而不可知者如一元之氣布濩周浹而無有涯涘故曰夫子之道大矣然諦觀三代以降其大經大法固釐然列於六藝而華言小辯猶雜然出於百家妄意儒者之學以爲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至於道德名法陰陽列而爲六故其耳目心志不能陶於醇一之源而其政教風俗無以鏡於粹精之理此三王靡企而五帝罔幾也然則六經之效其有所未盡白而夫子之道其有所未盡用與我祖宗紹天立極握符御宇以規萬億於天下郡邑廣建學宮頒布經籍爲士程訓要以統一聖真屏斥異說抱冊而遊黌序則不敢讀非聖之書操觚而謁有司則不敢奏違方之語論學則士直九流談治則糠粃霸略是以政教熙明風俗粹美湛

恩鴻龐浸覃上下更緣儒術民樂絃誦方內一軌殊域回面爰逮我
皇上儲精垂神執經講藝以宰制六合埒萬類於鑠哉至治之徵
蓋將與二帝三王之盛合符而較烈矣是何也以其純用六經之教
而百家之說不存也夫德侔太上則謝施之義雖微而潤洽羣生則
返始之禮有在夫子之道其昭融流衍莫有盛於今日則尊崇之禮
宜其綦隆大備而超軼往牒矣况水木本源之地又惡可弗重乎且
是邦也左則滄溟浩瀚百谷之所朝宗後則泰岱穹崇羣山之所環
拱而闕宮巍闕從而雄峙其中與帝者之居比隆而埒麗固宇內之
盛觀也今又從而鼎新之丹雘炯晃棟宇煒煌車器畢陳金絲可聽
士而揖讓其中有不低徊靈跡慕懷道蘊思以接聖神之令緒而宣
昭代之洪輝者哉乃若中丞公保釐綏靖文教覃敷侍御公振飭激
揚風聲丕樹固將與是舉同不朽矣至其贊襄於內則有若左右布
政使王公官用張公士佩楊公一魁參政余公立陶公大順按察使

楊公正副使郭公天祿周公之屏以規畫於始則有若分守參議查
公志立分巡僉事秉公在庭沂州兵備僉事劉公應元而兗州知府
周公標實任之以督課於終則有若分守參議南公軒分巡僉事詹
公沂而兗州知府朱公文科實成之其會計財力則有若沂州知州
李壽鄒縣知縣馮中州泗水縣主簿王誥而專董工程者則兗州府
同知尹言濟寧州知州掌曲阜縣事孔宏復及曲阜縣縣丞馬慎動
勞勩雖有大小總之效力於盛典者云事成衍聖孔公尙賢受之以
春秋共祀而郡侯朱公命史于生記之夫崇文章軌部使之績也言
時稱伐史氏之職也敢序其始末以丕揚鴻烈著之有永而糸之詩
曰厥初生民混元載闢亦有神聖承天立極王風遐暢帝典弘敷道
隨代遠化與世徂大哉素王降而應運用集厥成以彰丕訓丕訓伊
何曰惟六經昭晰宇宙如彼日星功高列辟澤流中古配乾象坤實
維化主蒸嘗九寓誦習窮堦師之宗之於千萬年於赫我明紹圖闡

繹崇禮聖師有加在昔我皇續歷實克經武鋪衍文明肆於下土百
家屏黜聖統昭明道之未墜於是大行矧時闕里寶鍾光嶽厥有寢
廟神靈所托有偉中丞觀風下邑翹勤宏宇載懷興葺昭哉柱史詢
謀攸同則有司存作於闕宮鳩材庀徒工成不日美奐美輪非雕非
飾玉祀彤庭丹楹畫桷壁似藏書堂疑聞樂不改厥制而煥厥文煌
煌圭組於焉駿奔東控海門北倚秦岱與此而三爲域中大道與天
地與國無疆維此朱公休有烈光况我魯人有不夷憚敢勒鴻名擯
之無數

又撰闕里重修林廟碑

聖上膺圖總御二十有二祀歲在甲午山

東巡按御史顏川連公標奉命省方至於闕里祇謁孔廟拜於杏壇
之下仰視者三繼謁孔林拜於洙水之陽環視者三進諸大夫而取
曰惟天子祇若典訓經緯八埏用茲祀於先師孔子我二三執事胥
膺簡書以來敷化於東土茲惟聖作之邑亦越廟庭林域自弘治鼎

新以迄於今歷載滋久無乃有所頽敝以失大觀若在元聖周公弘啓國宇以開厥緒若在復聖顏子潛心道奧以衍厥傳咸有蒸嘗以祠何可弗飭時惟我二三執事之責乃白於巡撫都御史括蒼鄭公汝璧鄭公曰咨時惟予責中丞奉上明命撫有大東罔不惟肅若神靈翊贊文化是圖曷敢曰執事之不聞以須異日乃相與下計所司使相厥工計當用金三千以兩臺之贖緩當三之一以嶽祠之香稅與將作之餘當三之一筦庫之羨金當三之一於是策曰揆景庀徒鳩材以其十之三營於孔廟乃新殿閣乃飾廊廡乃立重城阜門以象朝闕楹棗甃甃之有朽者易之丹雘者漆之有圯者塗之煌煌如也耽耽如也以其十之五營於孔林乃恢享祠乃勑齊室乃立石闕六楹以廣神路繚垣十里墉垣千步有版築焉嶢嶢如也鬱鬱如也則以其一營於周廟坊諸閼榜曰元聖則以其一營於顏廟坊諸其閼榜曰陋巷轍轍如也翼翼如也經始於四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

三日厥功告成霞駁雲蔚鼎立星羅埒如鈞天之宮帝者之宇於都
哉鳧繹之卑若增而峻洙泗之流若濬而深矣宗子上公三姓之裔
春秋執豆籩於斯魯之父老諸生瞻仰絃歌於斯四方之學士大夫
躡屣停軌展禮於斯成曰儼哉聖里之榮觀以流耀四方是惟二公
之績亦曰鑠哉熙朝之盛典以昭垂萬禩亦惟二公之績二公不自
居也曰不腆司工之役賴諸大夫之成何勞之與有諸大夫乃磐石
闕里使魯人于慎行爲記辭不獲命爰拜手稽首而稱曰粵自夏商
之初肇之人紀聖神代作咸克左右上帝綏餘兆人以逮我先師孔
子乘百王之運闢六藝之塗用能集厥大成以陶鑄萬世與天無極
厥後英君聖辟罔不尊用其道以建化原亦罔不恪修厥廟以報本
始皇綱帝紘之不墜至於今是賴於成盛哉興惟聖朝受命尊師重
道圖臻上理褒崇之典有加在昔用致重祿累洽之休以及我聖上
儲精三五綱包大業亦惟先師之道是創是行罔敢昧於成憲

聖作之邑風教所先廟貌寢園肅焉如在而使後世之屬一有政
以弗稱昭代精禋之禮安可曰執事之不明以須異日也二公祗承
大命昭臨魯國已綏輯氓隸防遏疆圉庶政畢康彝文咸秩又儼然
景仰聖哲以崇大此役也尤可謂帝臣之上精人文之旨運矣於戲
懋哉蓋孔子之道得統於周公而顏氏之子能發其蘊以教萬世惟
魯建國實終始三聖賢之迹以有道烈於此也自漢永平以來典制
代更或奉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亦或奉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
師靡不遵厥遺流以昭統緒而接之秩敘亦少數焉我朝參稽前代
更正典禮既尊聖師之號以尊孔子首配聖之位以宗顏氏復以二
帝三王並稱先聖周公孔子並稱先師而別祀於文華之左室於是
道統益明倫敘不紊而聖師之所從授與所由傳可考而闡矣今是
役也新廟貌以致嚴飾寢園以妥祀因而標廣舊之圖揚紹聖之懿
使天下萬世明於斯道之授受而求諸六經之蘊以永太平之烈所

以恢弘聖迹而對揚天子之不赫命實惟萬世無疆之休於戲遠哉
役之興也度支經費則左布政使中山王公藻右布政使晉陽田公
疇總理工程則分守參政四明楊公德政攝守參議貴陽邵公以仁
分巡副使汝南趙公壽祖而河道參政梅公淳分巡僉事李公天植
兵備僉事戴公燁咸樂觀其成而立石焉至於贊襄謀畫則兗州府
知府盧侯學禮專董工役則兗州府通判王侯夷吉而署曲阜縣事
運司同知孔宏復泗水縣知縣尤應魯會計於先鄒縣縣丞張東陽
滋陽縣典史儲明善分督於下法皆得書旣紀其歲月因系之詞曰
泰山巖巖羣嶽所宗洵彼流水亦朝於東海岱之壤曾爲傳國迺降
元聖此惟與宅運乘五百道衍三千江河行地日月麗天列辟是師
萬世爲土有廟有林於焉終古我明御天興化崇文昭假聖祀跨越
前聞廟有俎筵林有規觀熙洽相承式增輪奐胡成弗虧胡久弗渝
不有鼎構曷奠神居惟殿中丞保釐東夏侍御省方亦宣文化乃協

素志乃稽僉謨經之營之畀諸大夫費不及官力不及役五材雲會
羣工霧集乃作於廟百堵千楹重關洞啓屹彼高墉乃作於林爲堂
爲室樹之華表石闕是闕遐哉元聖實國於東爲楹爲桷有恤閭宮
卓爾大賢靈宇相望匪雕匪飾華彼陋巷傲者以新隘者以宏或翼
或拱有師有宗金絲旣穆簠簋孔飭靈之格思終安且懌神明之裔
小大駿奔迺邇庶士罔或不欣旣闡儒風亦揚帝烈肅肅二公德聲
有曄泰山若礪滄海成田皇圖聖迹於千萬年魯生不敏敢勒貞石
匪以爲觀永示爾極

闕里文獻考卷三十三終